



特別  
20  
2956  
26



特  
門 20  
號 2956  
卷 26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三十四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華亭 徐孚遠闇公 何 剛愨人

盛翼進隣汝參閱

胡端敏公奏議

疏

胡世寧

為急處重邊以安全蜀疏 撫治番夷

臣聞吐番為患自古已然故自唐及宋多重蜀帥為是故也惟我 國朝恩德廣被番戎率服故 國初

於群番之中，取古松州而城之。置兵設衛曰松潘軍民指揮使司。以控制群番。而離其交合。以伐其內寇之謀。以爲我全蜀之蔽。誠得古禦戎之上策也。然國初松城內外地皆屬番。爲我服役。故有八郎等四安撫之設。有北定等十七長官司之司。其南路至疊溪千戶所。又有鬱郎等二長官司之屬。再南至茂州衛。又有靜州等三長官司之隸。其東路至小河千戶所。再東至龍州。則近白馬路長官司。而皆受我約束。爲我藩籬者也。暨後承平法弛。任用非人。而撫禦失宜。

熟番多叛。而寇我內地。戕我軍民。松城四外。皆盡仇敵。而東南二路。僅有羊腸一線之通。左右皆番。朝夕窺伺矣。故景泰以來。添設總兵官都御史。專治松潘。然而四川會城。又設巡撫。彼此牽制。難于行事。以致舊維州之失。竟不能復。董卜韓胡之強。終不能制也。然彼時東南二路。猶皆可通。及後事勢稍平。去都御史。而分設兵備副使三員。一治松潘。一治疊溪威茂。又一治茂州以東。壩底徐塘等堡。路抵龍州。謂之小東路。而住劄綿州。叅將二員。分治東南二路。遊擊二

員往來于中，每歲二八月中，松潘總兵與茂州叅將會議一次。松潘兵備會議一次。每會皆遊擊率兵與偕，軍威猶振。番夷猶畏服也。以後因事革去遊擊，弘治年間承平日久，都御史潘蕃等巡撫，惟以保守為事，以欺隱為能，軍殺一番，則坐以擅殺激變之罪。番挑殺一軍，則坐以玩寇失機之罪。由是官軍垂首喪氣，而控惟扣糧閉口，以賂番或弃其兵械而執農器以為番役矣。由是番人得志，日漸驕橫。每年班軍累死餓死殺死者十常八九，而道途任其邀劫，關堡任其殘

破。一皆付之不知。邊堡有報，則陰中以法問其來使，而實言有警，則按以大杖，而使之幾死。後有問焉，則大聲對眾而荅言無事矣。不幸而事聞，朝廷則隱匿之罪，仍付之下吏，曰彼不會呈報也。此前人之善為保守而坐制部臺，稱為老成也。此南路之所由以塞，而惟東路僅通也。近該巡撫都御史馬昊，因人心之憤，採眾論之同，而奏請大征，又不幸而冒險輕進，遂致一敗之青，以廢數年之勞。至今邊人言之，皆為嘆息，然自是番夷比前稍畏，道路比前稍通，不為

無效也。臣與昊素不相識。正德八九年間。臣在江西。昊在四川。皆任兵備副使。皆為地方平賊。昊遇彭澤之知。而薦為巡撫。五六年間。遂至大官。臣被俞諫之忌。而喉其心腹。王泰等撥置宸濠。奏臣死罪。五六年間。陷為罪隸。萬死得生。今臣幸遇 聖明。復加錄用。昊乃因罪罷黜。然訪諸四川軍民之論。則多為昊惜。臣亦自揆才力不及於昊。不敢蔽也。昊事往矣。臣愚竊念四川之有松潘。猶人家之有外藩也。松藩之有東南二路。猶人家之有前後二門也。不幸前門有火。盜之阨。而後門可通。救援若惟一門有阨。則闔戶死矣。今松潘南路之不通。已二十餘年。所恃餽運之通者。惟東路一線耳。使一有倣。截其東路。則應援糧運。皆不能達。數萬生靈。計日以斃。而四川之外護撤矣。不可不為之計也。然馬昊以欲通南路而敗。今臣復以為言者。區區之忠。不敢自為身計。而上負 朝廷

下誤地方也。然以昊之才不能通此路。而臣欲通之者。昊惟有才常得意。而輕試其所長。臣惟不才常受阨。而欲善用其所短也。臣自被 命以來。七月在途。

知彼已之。言不敢輕試者。乃實濟于事也。

審

每蜀人宦遊于彼者。輒訪蜀事。比之漢中。遇邊人避  
難于彼者。備訪邊情。入疆以來。又多詢訪。事蓋得其  
一二矣。大抵番雖強惡。而種類各分。每塞多者不過  
千人。少者不過數十。其勢不相統一。其情雖貪利好  
殺。而猶尚信可馭也。惟其山高地勢險甚。而吾人少  
入其中。不能知其地利。又惟大舉征剿。則彼聞風驚  
懼。急則相保。雖仇亦睦。雖逆亦順。而相率旅拒。誘我  
深入。必爲所陷矣。就使勝而多殺。彼或逃死。而出投  
外番。相合爲一。或成唐末吐蕃之勢。則又非國家

之利也。若專撫之。而威不立。則彼恬不知感。而益肆  
侵侮。每歲官軍餓死累死者。反多于戰敗被殺之人。  
往事可監也。臣聞其事。要在乎威信兼立。撫治兼施。  
而欲威信之立。撫治之善。又在乎用人才。添兵將。更  
賞罰。足財用。四者而已。四者既得。諒在一二年之間。  
南路可通。而番夷自戢矣。今訪得南路松潘該管西  
寧十七關堡道路一百二十餘里。久已廢塞。近該兵  
備副使胡澧等。因番夷信服之勢。漸已修通。後因兵  
部奏改本官別用。不敢任事。而又被劾行勘。且避副

總兵張傑之害、退居小河、人心遂懈、仍復廢弛、疊溪管新橋等四堡、道路五十五里、止因近年都御史馬昊、征剿松番、番蠻聚衆、要來攻堡、諸軍畏怯、撒入疊溪城內、遂爾廢棄不久、以此而觀、南路之復、勢亦非難也。要在乎兵備總參之得人耳。臣所謂用人才者、其意在是。今松潘兵備之有胡澧、蓋千百而十一者也。蒞任五年以來、內軍外夷、一皆信服、其撫勦亦多成績、節已奏聞、惟其爲人直已自信、處物多乖、是以同事不合、而當道屢劾、今其所劾事情、臣已勘明另

奏其餘兵備、則皆清修俊雅之士、用于內地、任以他官、則皆良才。或有俊望而用之於邊、則非所宜。其若堪爲兵備者、惟欲膽勇闊畧、而有權變操縱耳。人才各有所宜、非有所優劣於其間也。新任松潘副使江文敏、臣雖不能深知、然聞其人亦有才力、至于見任松潘副總兵張傑、初任亦可、後因結交權奸、錢神得勢、職陞都督、任加鎮守、乃敢公然剝害軍士太深、欺虐同官太甚、內軍外夷、悉皆怨畔、如蒙 聖恩軫念邊方重地、特勅吏兵二部計議、將胡澧錄其年勞、

陸任本司按察使。比照先年趙欽陶魯。近日吳廷舉事例。令其仍管松潘兵備。江文敏若到。則乞改任威茂。其見任威茂兵備副使吳希由。則乞念其守邊年勞已深。改陞他職。至於武臣。則張傑已與松人爲仇。不可復留在彼。又恐遠推一時難到。或將叅將王偉就近移管松潘。芮錫移管小河。各仍舊職。則地方庶乎得人矣。臣以地方事重。得人爲急。非敢擅爲紛更。以撓選法也。所謂添兵將者。非欲如近歲征番添調十三萬之軍也。但欲如往年。仍設遊擊二員。今已有

曹昱一員矣。止望再添一員。與曹昱各選領精兵二千。或正軍不勻。則抽選餘丁。奏補各待天全高琪事寧之日。令其常在會城。就糧屯操。照依往年舊規。不時輪往松潘巡察。以振揚威武。使番人慣視帖服。後有兵入。亦不驚擾。每歲三路兵將相會。或臣往巡邊。皆令護從。以後不拘松潘他邊有倣。或腹裏草寇生發。量其事勢輕重。輕則止調一員。重則臣率二員。朝報夕發。早行撲滅。其與倉卒調兵。一時難集。以致夷虜得志。遠遁盜賊。延久滋蔓者。不侔矣。或慮添兵則



添糧而病民者非也。今邊運路溢。每石脚價費三四石之多。使其添兵勢強而二路兼通。則糧運所省脚價之費。勾食新添二千之軍。更倍矣。所謂更賞罰者。以賞言首級論功。非我國初舊制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鬪者。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首。使其取首則再不能戰。而為敵所乘。則為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級非我大勝。彼大敗奔遠不能割。然兵者多非殺賊之人。而又或殺已降。或殺良民。或偶得單行之賊。被虜逃出之人。而割之者多。非真功也。臣在遼東充

公以江西奏寧藩

軍見一都指揮連射二虜下馬。而為奪首級者所擊。

重傷回死。彼大吏猶然也。况小卒乎。貧軍奮使殺賊。

止望得賞衣食稍足耳。豈望陞官也。惟論首級陞官。

不時給故多賣功與人

故殺賊者不能取首。而得首者又為勢要所奪。又或

因爭首級。自相蹂踐。而為敵所敗。此邊人之大恨。兵

戰之大患也。臣昔在江西。見他軍以取首為功者。多

被賊誘殺。其脅從老弱數十。爭踐割首。而劇賊乘之。

覆軍獲將。皆因此故。彼時臣領民兵。權破舊格。止令

先鋒破敵一人。賞銀十兩。以次二人各五兩。其餘每

殺一人。賞銀二兩。即時分給。不論首級。諸兵大喜。每戰全勝。而量令割首三五百解。驗以與提督紀功了。人事其餘。橫屍滿野。推致江流。不令盡割。以恣勢要之貪冒費。國家之官爵也。以罰言。邊例交鋒。傷虜四五人。即問克軍。殺虜十名口以上。不報者。止降一級。輕重甚是不倫。又或兩軍對敵。勝負相當。殺傷相抵。我軍被殺。指名可驗。殺彼之人。不能取首。不得論功。亦問前罪。故今邊將。惟以退縮保守為事。而鄉民任其殺虜。上下相瞞。惟事欺隱而已。甚者被虜之人。

損軍之令。各賢多奏。開器而問。刑條。例。想。未。剛。除。故。輕。重。不。能。一。槩。也。

捨死逃回邊堡。以其先時失報。恐被查究。而遂殺之。尤可痛也。如蒙 聖恩。特 勅兵部。更定賞罰之格。

惟嚴隱匿之罪。其兩軍交鋒。而殺傷相抵。不曾割取首級。撫按明知回奏者。不問其罪。其有失備。力所不及。雖被殺虜二十人以下。亦不問克軍。其若力可敵而不敵。雖失四五人。亦問克軍。至于兵力相當。退縮敗戰。及擁眾自衛。縱賊深入。而又不能擊其惰歸。以取勝者。但被殺虜數十人之上。俱問失機。其戰勝論功。止憑巡撫兵備查審眾証。某人設策。某人當先破。

陣某人殺死幾人。皆聽巡撫官量情。即時給賞銀兩。不必論功。陞官。其有三次設謀。或當先破陣。或一起連殺五人之上。勇力出衆者。方保陞官。其若巡撫總兵失事。扶同隱匿不報。或冒功賞其所私者。却問重罪。如此。則庶幾賞罰當。而人心思奮。朝廷亦不致多費官爵矣。或此例不可行于各邊。亦乞止行四川地方。幸甚。所謂財用足者有三。一曰軍餉。二曰賞番之需。三曰負功之費。四川布政司累年管糧官未得其人。將各邊糧通派各州縣。各州縣又通派各人戶。

以致一州縣之糧。有該解七八處。一人戶之糧。有該納五七倉者。又以道遠番截。而人戶勢難親輸。勢不得不交與里納。包與攬頭。而或買虛串於官攢。及後里納攬頭官攢。侵欺事發。監死無追。勢不得不累人戶重賠。此四川通省之民。歲困于邊運。而在邊糧餉。恒患不足。軍士日無常飽。臣今備訪民情。道路已有計處。要令各戶之糧。止納一倉。各州縣之糧。止解一處。民運省便。軍餉易足。惟待布政司有管糧官。卽與定畫施行外。至于賞罰之物。初然巡撫諱言有此。付

之不知。而盡剋軍糧。後雖官給。而亦不勾三分之一。其餘仍扣軍糧。近據威茂兵備副使吳希由查報。豐溪年例賞番。該銀四千九百餘兩。官惟給銀一千二百餘兩。餘皆軍辦。卽此可例其餘也。至于有功軍士。舊皆奏聞。行勘造冊回繳。以俟陞賞。或今年不得勘明。或遂隱沒。而懸賞待士。人皆不信。今欲撫治番夷。賞番賞功之物。皆不可少。伏乞聖恩。寬臣文法。使臣不避嫌疑。多方設法。而措置財物。貯邊應用。至於屯鹽商稅等事。亦乞聽臣革弊任人。而務得實用。

昔宋臣張浚治蜀。有趙開善理財。余玠治蜀。以王惟忠治財賦。臣雖識陋官卑。不敢僭擬先哲。然而誤蒙擢用。任當其事。安得開與惟忠而任得其濟也。所謂善撫治者。大率以信爲主。決不可失。而恩之與威。則並施迭用。使我兵備總叅。旣皆得人矣。由是使召各番寨首。令其各報所統番人名數。與之定約。每歲賞例。番首若干。衆番若干。或歲或時。皆有常數。要在比前總筭稍優。以慰其心。其熟番爲我守保送糧者。尤當加厚。或給口糧。或倍常賞。慎不負其勞。失其心。而

使怨畔至于平日索官給則為守法私索則為弊要官軍接過過午送路等酒過

端。背買路過班等錢。一皆禁革不許番人私索于軍亦

不許軍人私送于番因而告之曰我歲賞爾爾當為

我各守地方而與我軍和處以拒絕生番之來擾今

後我軍無故而殺爾番則重問其罪而仍以其賠償

爾番若上道搶擄或入堡詐勒我軍殺之勿論其若

劫我財物殺我軍人則依我國法必欲斬首示眾

自是後有犯者則令通事告其寨首曰爾寨何人背

信作惡爾宜查送出官我則常賞如故得其人則就

顯戮於境以警其餘其若不肯送出則絕其常賞其

若怨畔侵擾則明告其隣寨曰某寨背信作惡我欲

征之爾各寨能斬獲一人者賞銀若干若能為我共

滅其寨者土地財物皆爾所有我仍重賞或奏保爾

官號彼從征伐亦惟按兵把路以防禦之慎勿與其

征以防其詐誘其若不征則我令遊擊二軍益以各

衛所軍士困之有隙則速剿之仍要撫諭其鄰寨勿

使驚疑決不可普征決不可貪功失信其征也今日

得利明日即止一戰得勝再戰勿行使彼知一人之

罪不累衆人一寨之惡不累衆寨而帖然信服而又振以兵威啖以賞利使之助我修堡通我舊路直易易耳南路盡通而將其平日坐背架梁要害之處或鑿開或立墩于上使我軍瞭望而更視其堡小路近者或併之使力全易拒其有舊堡在絕境之外勢孤難援原無土地人民守之無益于事者則撤棄之由是使松潘南至茂州東至埧底埧底東至徐塘以達龍州龍州西北至小河小河西至松潘常使官軍往來相援相通絡繹不絕彼出此歸此出彼歸使不

知其多少去留而威益振由是糧運易通而財易足官軍得糧不費遇番敢敵而氣益壯循是守之百歲無虞全蜀得庇矣撫治之策臣愚以爲計不出此然必前四者之備而後可行四者之中用人爲要然臣又聞古之任人必先敷奏以言而後明試以功言雖可用其功尚難必成言不可用其人決當廢黜臣以罪廢庸愚誤蒙聖恩擢用委以全蜀重地今日日昧言此蓋亦敷奏以言也

爲定籍冊以均賦役疏

定冊籍

臣惟撫民之道要在均其賦役均賦役之道尤在覈其戶口然使籍冊之造多弊則戶口之報不真大戶門多而巧于欺隱小戶丁絕而不與開除以致田糧有宜付而不付宜收而不收里甲有偏大而偏小有偏貧而偏富以後十年照冊編差未免偏累貧民而逼其逃竄弱者轉而溝壑致傷天地之和强者聚爲盜賊致激地方之變富民賣閑貪吏作弊者亦皆因以不得安生矣今當大造黃冊之年而臣謬膺巡撫之寄查照節行事理斟酌通融約成五款擬行各屬使其易曉期在必行其間有曰清田糧均里甲處寄庄三事者是皆前奏已行臣惟因俗潤色至于實丁口清逃絕二事內欲照門以報人丁重役以懲欺隱又欲將丁門等則添註于今冊絕戶虛名開除於後造是則前未奏行臣愚區區上欲推明朝廷立法之意而順其土俗酌其民情行法稍爲操縱而使法立易行革弊稍爲勸懲而使弊生易革志在着實奉行事須從宜增損謹用條陳上塵 睿覽

計開

一實丁口節該戶部奏行冊式人丁十一歲以上皆欲報入正圖是豈容其欺隱一丁也今訪得四川上

戶丁糧差各處不同如江南州

俗人丁欺隱之弊與湖廣大畧相同似與他處不相

條編法則并丁銀千田賦而游手之徒朝廷不得

俸其大戶或十數姓相冒合籍而分門百十家其所

其力差之用矣

報人戶不過十數小戶或二三門或單門先因無錢

使用人丁已盡報冊後或死亡或敗絕而里書以其無新丁替補不與開除以後照冊論丁編差小戶多累逃竄以致民不聊生盜賊易起職此之故今欲盡丁開報民情實有不堪而反朋比欺隱必用嚴刑追

逼有失 朝廷子惠之仁且非有司保障為 國之

意也今擬令有司拘各里書并各戶長到官各另實報本戶門數其有父子同居各爨者止報一門其若父老不主家事而兄弟分居又各有子者各報一門每門不拘已報漏報各要成一丁上策仍要實報其如有父子三丁以上田糧十石以上或雖止一二丁田種不多而別有生理衣食豐裕以僕馬出入者定為上下其有三丁以上田種五石上下父子躬耕足食及雖止有一二丁田種不多頗有生理足勾衣



食者爲中丁。其有一二丁田種不多。力耕衣食不缺。辛苦度日。或雖止單丁。勤于生理。亦勾衣食者爲下丁。其若貧門單丁。或病弱不堪生理。或傭工借貸於人者爲下下丁。蓋各戶分門。又各貧富不同。故雖大戶。亦有下門。雖小戶。亦有上門也。報冊實在成丁項下。明註上門幾丁。某人某人。中門幾丁。某人某人。下門幾丁。某人某人。下下門幾丁。某人某人。以後編差大約上門出三。中門出二。下門出一。下下門且弗編差。優養十年。以俟後冊再定。其舊管人丁。委的死絕

者。卽與開除。不必責其報補。庶幾不累貧民。逃竄耳。其若隱瞞一門不報者。以後被人告發。或因事查出。所隱本戶人丁。并本戶長一門。俱責常當本州縣民壯機兵。或附近驛遞水夫一名。以替舊僉貧戶之消乏者。其本門糧米。仍每年盡派邊倉。以困辱之。其有隱瞞三門以上不報者。本管里長書手亦罰如是。庶幾法近人情之所宜。而令易行。罰垂土俗之所畏。而弊可革矣。一清逃絕。查得各處鄉都逃絕人戶。每次造冊。不敢開除。其先年賣出田產。遠年死絕人丁。俱

留在冊，仍作實在，以致上司不知。照依戶口，派出差料。多累本州縣里甲包賠。遺下田土，或久拋荒，或被有力之家占種埋沒。負累本鄉里甲賠糧。有此遺害不便。今次造冊，合令各州縣審冊官，責令里老書手，各將本里遠年逃絕人戶事產丁口，逐一清報。如逃戶則稱一戶。某人某籍，原住地名某處，舊管人丁幾丁。某人於某年月內見逃某處，官民田地幾畝，已賣與某里某人幾畝，該付糧稅若干。見存幾畝，今撥與某人佃種，該辦糧稅若干。絕戶則稱一戶。某人某籍，

原住地名某處，舊管人丁幾丁。於某年門故絕，官民田地幾畝，已賣與某里某人幾畝，該付糧稅若干。見存幾畝，今撥與某人田種，該辦糧稅若干。逐一清查明白，已賣田糧，即行開付。其未賣者，通計本里逃絕人戶田地。若勾百畝上下，則召佃一人，立戶當差。編作正管。五十畝以下，編作畸零。其人不拘本鄉，或附籍客民。如客民則于冊內開稱一戶。某人某籍，原係某府州縣人。今佃種本戶逃絕戶某人某人田產，附籍當差。本鄉則稱一戶。某人某籍，原係本州縣某里

其人戶丁、今佃種本里逃絕戶某人某人田產、另戶當差、而戶將所佃逃絕戶口事產、轉收入戶、其絕戶田好爭佃者、量令每畝出穀一二石、在倉備賑、田低無人爭佃者、止令認辦糧差、不出稻穀、至于逃戶復業、不拘年久、其田照冊退還、不許占據、絕戶後冊、緣此開除、庶幾糧差有所歸着、籍冊不致虛報、而里甲無包賠之苦、民困亦少蘇息矣、

乞處回內臣疏

四川督礦

臣看得太監趙欽、原奉

勅書、所管四川行都司、所

轄六衛五十二所、五長官司、川南道所屬二府五州四軍民府二十六縣、一宣撫司、一安撫司、六長官司、二衛九千戶所地方、今據會川衛一衛所中、被科取財物如是、其他所得難以數計也、除行四川按察司行勘至日另行外、其副使顧英呈報本官害人情節、與臣前後訪相同、臣惟自古聖王之治、以安民爲本、安民之道、以法祖爲先、洪惟我太祖高皇帝、以天縱聖神之資、洞明治體、痛卹民隱、監昔李唐內臣監軍之害、故在國初立法垂訓、未嘗有內臣出

守之制暨後

列聖相承始因地方多事漸差內臣

立言得伴

鎮守分守然當時所任要皆得人。不虞其蠹政害人

至於近日之甚也。其建昌等六衛地方外接番蠻。內多夷裸。正昔李唐吐蕃南詔迭興為患之地。其人夷性不常。易動難靜。已有四川鎮守太監兼管前項地方。又有專設行都司及兵備副使在彼管理。先年止因開礦暫設內臣分守其地。今礦脉既絕。已蒙先朝封閉。分守內臣亦蒙裁革。後復添設。誠為無益。惟我皇上聰明睿智。同符聖祖。即位之初。首下明

詔裁革內臣。繼因言官建奏。兵部議題。凡正德年間差內臣悉蒙取回。而惟此趙欽尚留在任。又聞各處鎮守等官皆知畏威歛職。守法安民。而惟此趙欽猶肆貪虐。故今四海九州皆歌咏太平之樂。而惟此一方困于趙欽之虐。未霑聖治之澤。獨為可憫。况聞本官先次統眾圍打李燧私宅。近城夷裸幾至大變。今又不改前非。深恐邊夷激變。事生不測。臣以病廢庸才。叨此一方重寄。今又蒙恩轉擢部堂。例當候代。未敢離任。臣若以幸得免地方之責。避怨恐失近臣之

意而隱蔽不言。則遺此一方之患。有負 聖明之託。不忠之罪。萬死莫贖。故今昧死上言。如蒙 聖恩。俯念地方。特勅司禮監并該部計議。合無俯從各官建議。將建昌分守太監照舊裁革。永不添設。止令四川鎮守帶管。惟復止將趙欽取回。并其揆置爲惡雷瓚。趙佃王文等。拏問重治。以儆其後。庶幾此方民夷均享 聖明之澤。而永無變亂之虞矣。

爲陳言邊務情弊疏

遼東邊務

臣以病廢之餘。叨任本兵之佐。其于宣大二鎮及陝西三邊事務。不曾經歷。畧無一知。不敢妄言。若夫京左遼東一帶。則因徃歲編發遼東瀋陽衛充軍。首尾四年。以是於彼地方。軍務情弊。耳聞目及。頗知一二。嘗費心思。爲彼私畫。而未敢出言。不意今日皆臣本部職務也。雖其間有數事。不係本部掌行者。然人臣之義。知無不言。謹以所見應處事務。條列于後。其最後一事。頗涉機密。伏乞 聖明自行斟酌行止。不必該衙門抄議。以傳泄其事。其餘二十四事。乞勅該部再議施行。

一在京編發遼東克軍之人俱監左府半年有餘積至二十人方差一官一舍管解其所差官舍先揭債銀四五十兩使用幹差本利倍還而又欲多取肥家皆出此二十人之身軍犯臨發親臨送者爲賣房產揭債銀隨追送軍解沿途守等每五七日纔至通州一兩月纔至山海關必欲足其取盈之數內有竊盜充軍者放令墟市掏摸財物以與之其軍到彼不久多死無益邊衛竊恐別府解軍亦有此弊乞賜禁革再有犯者必加重治

一京差伴送貢回夷人官員經過遼東一帶全無紀律約束每百十人或三二百人擁至一處堡站官先失預備夷人到彼因無車馬供給任其留住三二日出入空城畧無禁忌或忿將房舍損壞或故將門窗燒燬或自用粗木鞍轡將馬脊打破或管官唆令將官馬尾割與回京賣銀一過三汜河夷人竊認小路卽將官馬騎從小路逕行超過三五站故將馬匹騎死丟棄路傍官府畧不經意甚損國威亦耗邊馬且被夷人熟識道路益輕邊衛入寇無忌事非小失

合無今後夷人往來宜令伴送官分定班次每五十  
上下人爲一起每預將各數報知前路堡站預備供  
給脚力夷人到彼卽將應付打發前站已過報知後  
站方許次起夷人起身到彼亦就打發不許暫留經  
過地方仍要撥軍嚴整隊伍守門護送使彼憚不敢  
傍覷再有如前損壞馬匹房舍及超路徑回等事嚴  
禁重治庶壯國威免致輕侮

一軍政莫急于馬舊聞有禁官馬不許兩並騎亦不  
許婦女騎坐及馱載他物切見遼東官軍全不惜馬  
所關料豆私賣食費不以喂馬致馬瘦損該管頭目  
畧不點視而又不分男婦出門半里卽便乘馬或將  
馱載薪糧行李遠行重壓而又騎一人在上以致馬  
易倒死虧損公私今宜行彼將官嚴加禁約如有坐  
視不禁或指此爲名因而科害軍士者許撫按守巡  
官叅問究治

一彼處原無驛遞止是各堡輪撥邊軍馬匹在堡走  
遞號稱擺堡無柰鎮守分巡等官各有親識伴僕人  
等及各衙門公差人役日逐往來不絕多討馬匹騎

坐及馱載行李下程。馬易倒死，負累邊軍買補，更又嚇要管堡官多歛窮軍財物，供給酒饌，必欲豐盛，致令邊軍苦不可言。合行彼處撫按守巡官，各堡站每月給與印鈐格眼簿二扇，將輪差馬匹編號書簿，仍定與公差人飯食品數，令其馬匹挨次均撥。卽書格眼內，其公差人用過食饌品數，亦令填註格眼，循環吊查。敢不多勒馬匹供給者，卽行懲治。其非公差人並不許私給濫與。

一彼處鎮守總兵太監，朝廷原給與令旗令牌，以備臨陣督戰之用。旗牌所至，卽同詔勅。官吏迎伏，無敢違慢。有等無知官軍，謀跟鎮守聽執旗牌，其人名目，卽自號旗牌。鎮守官或令出外營辦私事，亦稱旗牌。所至凌嚇官吏，詐勒財物，弊不可言。如欲差彼賚銀邊堡糴糧報納，必與一軍帖以點爲名。旗牌一至，守堡官股慄驚怕。卽將軍士應支月糧，扣留在倉，准作糴買上納之數。却將原銀送還原發衙門，更歛窮軍財物饋送旗牌，以免降禍。其害人如此。合無行彼禁約。今後鎮守官非真臨陣督戰，不許擅出旗牌。以



褻天威其公差人出外非真執欽降令旗令牌者不許冒稱旗牌敢有違者官聽撫按官叅究公差人以矯詐論罪不許容情姑息

一聞先年遼東將官皆令馬軍下馬囊沙繫腿以習健步是以遇敵馬傷卽行步鬪進能尅敵退可全生以後馬軍不分遠近沿路騎馬再不下走百步雖穿戴盛甲亦不慣耐長令馬馱以此馬易疲遇敵馬傷不能行走多被擒殺今宜行彼將官如舊操習騎馬遠行必欲上下每騎十里下十里以節馬力以習健步庶幾如昔遇敵馬傷卽能步鬪進可拒敵退能全生不爲小補

一遼東城內原設分守副總兵一員西備長安等伍堡牆外朶顏等衛達賊時日難離而又東備靉陽等六堡邊外建州等衛達賊聞報赴援往回七八百里山路峻險遠不及事徒多走死馬匹合無行彼鎮巡等官從長處議於東邊一帶城堡相度酌中相應處所添設守備一員往來巡察防備庶免遼陽顧此失彼臣又思遼東爲京師左掖宣大爲京師右掖於彼

三鎮各添養士馬萬餘。以慣習戰陳。一可備邊威虜。二則京師或中原有事。緩急得以調用。不爲無益。一自古將材難得。而起自行伍。慣歷戰陳者。尤爲難得。今彼處邊軍衝鋒破敵者。旣拘例不得報功。而斬獲首級者。又被勢豪奪去。不得報陞官級。至於指揮千百戶。間有謀勇可用者。又或家貧不得營幹管事。以顯其材。以是將官起自行伍。真能殺賊者。不可再得。今宜嚴勅彼處鎮巡官。公心體訪。指揮千百戶中。倘果有謀勇出衆。家貧不得差遣者。務要公心選任。

管隊把總。掌印備禦等職。至於勢豪奪功買功之弊。尤宜痛革。而行伍士卒。果能衝鋒破敵。或斬獲首級者。務實報功次。使其得陞官職。與前選任指揮千百戶。俱令積功漸陞品級。以備將官之選。則在邊將領。可得真材。而緩急有備矣。妄意此法。可通行各邊。一先年京差贊畫叅隨。到彼勢焰薰灼。邊人凜凜。總鎮官旣奪邊軍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之報功。衛所官又尅邊軍忍死所報之糧銀。以爲之宴賞。且又聽之乘其馬。役其人。鞭笞呵叱。如待囚隸。彼爲國家出

死力者，俛首喪氣，不敢言。其中哀怨，何可言也。故昔宸濠之討，調軍遼東，人皆踴躍，思欲南降，向非天命有定，北軍至彼，大事去矣。皇祖聖訓所戒，賞功不當久，則禍生者，蓋幾踐之，甚可畏也。今後此輩不宜再遣。有欲去者，贊畫官則送本部，面考方畧，叅隨官則送彼處巡按，面試弓馬。如果謀勇可取者，則分彼邊堡，當先殺賊，退縮者，如古莊賈，卽行軍法，以折其驕悍之氣。責其報效之實，果有謀勇出衆，真立戰功者，就陞彼衛職事，使其在彼積功，漸多陞職，漸崇以備將官之選，方爲有益。妄意此法，亦可通行各邊。

一先年各衛堡備禦及千把總等官，鎮巡官差遣，各有定價，令其借債買求，徃徃蒞事不久，筭其科歛，足勾還債本利，卽便取回。另差一官，及本官使用，另差一處，皆有定價。凡客商借與銀兩，卽隨本官至彼守取。是以坐損軍士，幾不能生。今合行彼撫按，痛革前弊，鎮守官同心體國，於前項各職任，必以材選，再不許用錢謀幹。其有借債及借與者，照依吏部聽選官借債事例，重行懲治。庶可少救貧軍之苦。妄意此法，

亦可通行各邊。

一遼東軍職犯罪。該調南方衛所者。到彼官少。既得安閒尊貴。又得易選軍政。實是置之樂土。而彼皆有親戚墳墓。不肯遠離。况彼生長邊方。慣習邊事。比之南人到彼者不同。合無今後此等官犯。止令巡撫便宜量罰邊糧。或令降級。就彼差操。免其調衛。既得俯順人心。又可填實邊衛。聖恩若念其祖功。不忍盡降。則止降其本身。以後子孫。仍襲祖職。亦不違碍。竊意此法。亦可通行各邊。

一先年禁伐近邊樹木。以制胡馬之衝突。不為無見。惟遼東各邊達賊。止是全進搶擄。多被藏伏樹林內。苦於瞭望不見。以致失事。與他處事情不同。合無行彼查勘。果如臣言。聽其斬伐。不在禁例。

一廣寧至海州一帶路途。每年夏秋水淹。傳報應援。為所阻隔。甚為害事。宜行彼撫按守巡官計議。東西各從三汊河兩岸起手。外開丈五之河。可以洩水。可以限狹。可以通舟。而即用此土內築五丈之塘。中高禁車。如北直隸之制。則馬步行無間。而邊場之守益

固矣。其濬築之法。宜於二月集夫。三月興工。計丈分役。其濬必深。其築必崇。每年止開數里。遇雨即止。來歲繼之。期以數年方成。則人不勞事而易舉。其土籃鋤掘。宜學南方置造。庶得用力少而成功多也。

一遼東各邊夷人。止是搶盜人畜。比之西北各邊。頗為易禦。然今地震等項。災異甚多。恐有他慮。微聞口西人。多有在彼妖言惑眾者。先雖敗露擒獲。猶恐餘風未泯。宜勅彼處鎮巡官。密切用心訪察禁治。務絕他患。既不可踈虞誤事。亦不可驚擾激濫及無辜。

一彼處軍糧常缺。每年奏討。戶部常賦有限。不能多

此一項。端敏公所奏。事關机密者也。想前時通借為戶部職掌。恐以事休不便。廣議故欲自上行。

給。合無倣古常平劉晏之法。選差通達有才部屬官

一員。前去管糧。令其每月預報米價賤貴。每歲報田

收厚薄。如其豐收米賤之時。戶部那借官銀數十萬。到彼。多糴米穀貯倉。量用一年糧銀。可糴三二年之食。以後二三年。却將彼處應給糧銀。那用別處所省甚多。蓋亦治家通融之法也。但其糴糧。全要差官立法簡便。革弊嚴明。慎不許減價。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三十五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華亭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彭 賓燕又

彭彥臣君隣參閱

胡端敏公奏議

疏

胡世寧

奏為盡瀝愚忠以求採擇事

樞漕急務

臣久在病中，誤蒙 聖恩，改任兵部尚書，具本力辭。又蒙加臣太子太保，兩奉 溫旨，稱臣過當，臣感恩。

刻骨不敢默無一言以報昔唐姚崇宋李綱遇其君之初用皆以十事要說君從方敢就職彼皆一時名相能輔中興者也。顧臣何人敢效先哲况我皇上聖德大非唐玄宋高之比臣敢以堯舜之事告陛下。在昔唐虞用人必先敷奏以言而後明試以功言雖可用其功未必能成言不可用其人決當廢黜臣今披瀝愚衷妄陳兵部急務所當行者十事內有干涉他部者蓋用人全資吏部軍食仰給戶部也。

計開

一定武略切惟自古詰戎練武專備蠻夷盜賊蓋以

二者皆能戕殺生靈傾覆廟社故為此殺人以致人

非得已也。今境外四夷已有祖訓不許輕伐先朝

惟責邊將謹備其來而或近屯百里之內勢將入寇

則先伐其謀耳。自來不能遠征至于邊境叛軍即聽

處決擒殺著律已明別無他議。惟若民間盜起則望

聖明深體先生保邦至義及查累朝設立巡撫兵備

救詞務使練兵足食一聞盜賊生發即便舉兵撲滅

於微。一面奏聞及其既久則宜撫捕兼行以散其脅

從離其黨與而必殲其渠魁。不許姑息。若其一時失計。稍有挫衄。則當體念勝負兵家之常。責首後効。以收全功。其若終無成功。或先隱瞞坐視。及有事地方等官。或先爭權曲阻其事。或後忌成陰毀其功者。皆當重治。誤事甚者。卽照先年重例處死。

一崇憲職。今各邊腹裏兵食調度。兵將選練。俱在巡撫。次則兵備。其職比他官爲難。朝廷任之亦當比他官爲異。近該吏部每次公選。多得人矣。間恐或有未當者。宜令訪實。選替。皆用年壯資淺。諳曉兵事。才

能濟變。心誠體國之人。而久任之。然欲久任。於其能保地方者。必須定以三年五年加秩一次。比與他官陞轉尤速。以補其難。然後人肯用力。然又必重其責任。使能展布。寬其文法。使得便宜。聽其從願。罰贖多方。措積錢糧。在官以爲練兵捕盜。募用死間。先登等項。支用激勸。不許法吏扼腕。如昔王翱在遼東故事。然後武備可修。軍威可振。而盜賊可弭。戎虜可禦也。措置得宜。與科派貧民不同。本不爲害。臣愚不敢欺隱。初任德安。推官凡造倉積穀。造舖造監。與凡買馬。



練兵捕盜給賞等事多用罰贖繼任撫州兵備曾造四城一縣及練兵給賞救災等事亦間用罰贖臣先蒙行取有被罰穀數百者自備弓馬送臣至京後離任數十年兩經德安一經撫州民皆歡迎泣送遠至百里之外而遇盜出死力以衛若臣罰贖害民民豈無怨也今任此官者拘束太甚故皆避嫌自保而縱賊殃民地方日敝故臣不揣以為事當如此也

一重以本兵肯言令邊將便宜行事足見經畧又見虛心比臺諫建議尤為非得刑權切惟趙將李牧守邊得便宜置吏市租皆入幕府日享士卒趙王不疑故能破殺匈奴不敢近

邊宋六邊險戎狄最强宋太祖分命李漢超郭進等備之皆久任專制厚其財帛如趙李牧故皆能以一郡之力抗禦強虜宋祖得無西北之憂此古人任將之明效也臣伏讀我太祖命將制詞有曰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此我聖祖命將之成法也今各邊總兵巡撫見一虜出一軍賞一有功戮一不用命皆不得自專必須奏請事由中制彼得推干故難責成功常致誤事唐陸贄所謂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于斯頃而定策于

千里之外者。甚非計也。今各邊巡撫總兵。選任既當。尤望陛下體聖祖之成法。效古人之命將。假與威權。使得專罰。多與金帛。使得厚賞。至于臨期應變。料敵出奇。惟其所爲。而不爲中制。朝廷惟握將將之權。有功則陞賞。有罪則誅黜。如此則將士用命。事機不失。而使得成功矣。

一增武備。往歲募增京軍二萬有餘。此皆驕惰未經戰陣。故急難倚者也。今莫若于遼東大同宣府三鎮各添遊擊二員。增募銳兵六千名。每員各統三千。閒時則輪番二員在京近郊住劄。另營操備。有儆則併調一隅防戰。不過半月可集。此於緩急中外有倚。比之命將出京軍虛聲實用。大不侔矣。

一御土夷。各處土官。惟在治之得其人。而順其俗。簡其約束。禁其貪取。其大者尤在重其信令。要使隣族上下皆惟吾是信。而彼之作惡者。莫之能欺。以鼓其叛亂。其有訟則速爲之勘剖。該襲則早爲勘保。而不必其至京。其或仇殺。不聽分解。及爲叛亂兼併者。則命其隣黨合而征之。蓋惟不信則隣黨旅拒。信則隣

黨率從而兼併尤其所惡。早征甚易也。征而自服則

捨。不服而擒殺之者。惟順其民情。審其事勢。該設流

然欲使蚩夷安靜無事。則勿輕言改土為流。使其

官則設流官。該復土官則復土官。該統為一則統為

生心為患

一。該令分屬則令分屬。其設流官者。必須其惡極民

怨。而又盡除其族以絕其患。然後可行。不許輕率。是

皆順彼民俗。而惟聽鎮巡官處定。奏聞裁決。請給衙

門職事。其若延捱不處。及處治乖方。致其復亂。而不

能親定者。則罪鎮巡。鎮巡奏下。該部應為奏決。而不

凡按奏行事。體該部不能裁斷。則仍奏推勘。如

奏決。不該推勘。而託故推勘。以致延緩歲久誤事者。

其事有反覆。則本部不受其責

罪坐所由。若欲預絕其爭襲之患者。宜令土官娶妻

生子。及妻喪再娶。子喪續生。俱通申合于上司。各用

厚紙大簿。掌印官重筆親註明白。用印鈐記。後可按

籍。而知其應襲子孫。則當定名申報。而稍長之日。聽

其代領目兵。或差赴上司稟事。要使人人皆知。難于

輕改。則後自不亂。是皆要在。朝廷選用巡撫知府

得人久任。而信孚于民。然後可行耳。故以信服夷。臣

先累試得效。今自言則近誇為耻。不言則無徵不信。

臣初守廣西太平。所屬土官十五州縣。皆以信孚。蓋

惟不用財、不避嫌、而卽爲保襲、不貪功、不避罪、而輕爲誘執、後臣離任、彼皆泣送二日之程、蓋信義惟蠻夷爲易感、天日在上、臣非敢誑也、後任四川巡撫、道遇天全六番護印招討高勳差人來訴、臣卽轎前責其家之占田圍縣罪惡深重、新天子英武同符

太祖依斷則留爾地方、否則滅爾家族、其人回告未久、彼卽移文來首、田本占民、願從斷還、而原曲斷與之者、消沮其他、臣至省城未久、雜谷安撫松番諸番皆上番文、誓不爲惡、松番番文爲兵備、胡澧伐木修城置竈、以俟臣至、蓋番信澧、澧信臣、爲之傳播、故未久而卽遠孚、臣豈有他能也、臣之此言、惟欲行彼土官、該管上司、據事詢訪、因而信行、以爲地方滄埃之助耳、若其揚已之名、罪無所逃、于士論也。

一足邊儲、今邊儲最苦不足、而足之道有三、一曰廣屯種、夫屯種孰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于起科、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取開種、今若查比北直隸欽奉、太宗皇帝聖旨事理、聽令各屯原額拋荒、及

空閑地土不拘土客官民軍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則有利無害而人樂于興種矣蓋所貴廣種多收民間米穀價賤發銀可糴則邊儲易足矣至于南方謫彼克軍為民人犯宜責拘解當房直正家小到彼盡撥各武職員下作為伴當責之收管使為開種而照名代本處軍伴操守則彼勢難逃而人可漸多種可漸廣矣二曰興鹽利今天下生齒煩于國初數十餘倍食鹽者眾矣故今私鹽盛行而官鹽未嘗不售其謂私鹽不禁能沮官鹽者乃襲舊時之說也故今宜

于額外多開商中聽其買補若慮勢要占窩專利則每歲開中止將引目發邊付巡撫都御史并管糧郎中掌管聽其就彼召商責限完糧而後填給違限不完者則轉給他人其若都御史郎中召報容私致緩糧餉者聽巡按叅究則自無此弊矣至於私鹽不必深禁抽稅既多又可並減官引之價使人只如近日都御史汪鋌奏議官抽其半而給照樂于報中矣許賣則公私鹽利皆為國用而邊儲可足矣私鹽不禁則巡邏之卒可減鹽徒意外之禍可弭鹽廣鬻而壯丁益勸于前軍民得易于食其為上下之利蓋不

一而足也。三日預收糴。每常邊糧不肯趁賤預買。及臨用兵。發銀貴糴。且逼人強賣。公私勞費不貲。今宜妙選各邊管糧部官。責其月報米價貴賤。歲報田收厚薄。如其豐收米賤之時。那借官銀十萬兩。到彼多糴米穀貯倉。或計今年所糴可為後二三年之用。卽扣後二三年該給糧銀。又於他邊米賤處所收糴。或查應解邊糧地方時價米貴則量令折銀解邊備糴。如此通融計處。務使遠近官民皆便。而邊糧易于措積。蓋亦治家通融之法也。但其糴糧全在官司。今法令簡重。革弊嚴明。不許減價指勒難收。以致靠損屯農。方可常糴。

一絕弊源。先該正德年間。權奸贖貨。致令富勢小人冒奪軍功。得陞世襲軍職。大壞祖宗賞罰之功。至于軍匠亦多額外濫收。歲耗國儲數十百萬。國家田賦有限。何以能給我。皇上勵精恭儉八年。而天下財用被其坐耗。困窮至今難復。臣恐法度不時加嚴。儆則易至于漸弛。奸弊不重加杜絕。則易至于復生。伏願陛下深為子孫萬世之計。特與體國大臣計

議自今嚴立成命載諸天府頒諸天下今後官舍軍民人等敢有再圖似前奏帶冒功陞職者必行斬首。地方其有真係報效親手得功該陞軍職亦止填註原立功地方衛所不許再署錦衣衛文武職官除果戡亂平賊奇功。朝廷特賜子孫官職襲廕外其有聽容子孫弟姪夤緣似前冒陞者文武除名再不叙用。武職揭黃永不許襲。至于軍匠夤緣再有額外濫收者許該部科道執奏問革邊遠克軍永爲定例。如此則奸弊可絕。而賞罰常明財用漸足。而民窮可救。實爲宗社萬年之福矣。

一正謬誤近多謬見之事如新例軍職立功者許贖米五十石。卽令還職。只如指揮使一員立功五年。則省給每月正俸實米共四百八十石。餘俸折鈔共一千六百二十石。今得其納米五十石。而卽以與之所得少而所費多矣。又如邊衛武職有犯該調外衛者。彼多安土憚遷此等官生長邊方。慣習邊事。比之南方解彼者不同。宜令巡撫量罰邊糧若干。或令降級。或令減俸。就彼差操。免其調衛。則可歲減月糧。筭亦

不貲。臣嘗有言不行。又如武職有該克軍身故者。長子襲職支俸。次子代罪克軍。大是不均。此等官亦合降襲免其克軍。可省月糧。先該給事中有言亦不用。又如京衛官先年有從願改註外衛之例。以軍政言。則外衛官少。革而復推。有恃爲惡。而莫之能禁。京衛官多有不得管事者。只當一軍之役。今得改增外衛。則可以多中揀擇。而軍政得人矣。以俸給言。則外衛易給。而京儲難運。有如調出指揮使一員。則每月省京儲米八石。而可養壯士八人矣。今亦停阻不行。臣謂此等事皆屬謬誤。所宜查正。要皆有益于國儲不少也。

一惜人才。今天下士習因循。率多依阿自保。而能舍身爲國。摧奸禦侮。弭盜安民者。極爲難得。今在朝文職。止有李承勛。伍文定二人。能統軍旅。然皆位望已崇。小寇不宜輕出。國家養兵蓄將。不可一日無人。近該輔臣奏議。久欲求薦其人。而迄無薦者。蓋其人難知。知亦未試。而已試得效者。又多小疵。詿誤不敢薦也。然一朝有事。將如之何。臣訪得原任都御史馬昊



陳九疇二人，吳則先任僉事四川，殺賊有功，歷陞巡撫，因叛夷招討，遣人夤緣權奸，奏逮至京，黜爲民。九疇先任兵備，猝遇番戎入寇，內誅叛夷，外退強虜，而爲番使寫亦虎仙等反間搆罪，後任巡撫，大破番狄，而偶以報功差誤，又爲儉人聶能遷等反間流謫，逮至克軍，臣謂此二人者，可宜收復在京，不拘大小職事，以備緩急之用。又有原任副使施儒，楊必進二人，皆先任御史，後陞兵備，皆殺賊安民有功，楊必進則有誤劾一人之失，施儒則因禁民怪俗一事之謫，以致考察閒住，臣謂此二人者，可收復原職，再試其才能功績，而進用之。又有原任兵備副使胡澧，其人德行追及古人，忠信行于蠻貊，有才不露，有功不伐，臣昔舉代巡撫，而亦爲考察所出，惜其老矣，筋力未知，臣不敢薦，惟得吏部另作一行旌別，以勵士風，幸也。

爲撫處夷情以安地方疏

芒部隴氏

看得巡撫四川都御史唐鳳儀，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戴金，巡按貴州監察御史陳講，各題芒部前項事情，其大意皆欲罷兵息民，而言欲息禍源，莫如復隴氏。

之後今四川荒旱兵決難用提督兵部尚書伍文定  
 先已奉旨取回兵已罷散各歸別無他議矣惟照  
 革流官而復隴氏一節則干係地方事體重大臣等  
 未敢輕率切惟御土夷之法固當因其俗而順其情  
 治土夷之亂尤當究其先而慮其後查得芒部地方  
 自成化弘治以來已故知府土官隴慰及其護印長  
 男隴慶權印姪男隴福襲授知府次男隴壽父子四  
 人存日出於土司自欲改流則其事比邀功強立奏稱其府地方廣濶蠻夷衆多搶劫仇殺不  
 能管束乞將其地分立四長官司及四土巡檢司分

管地方又欲設一千戶所官軍於其府中以控禦府  
 治至於貴州畢節一路地方兵備守備官每年常稱  
 芒部等府夷民上道打劫及焚燒屯寨節次催取四  
 川守巡兵備到彼撫處非因今設流官而後有此也  
 使彼遠方夷民自來安靜守法不為盜劫則此貴州  
 一線之地何必分設鎮巡三司守備兵備等官在彼  
 控治哉分官募布而所屬地方一有盜賊即以歸怨  
 隣省請兵朝廷則前此設官何用哉今任事地方  
 者不究其故而惟以歸怨前人之任事者此會管不

如○會○推○之○說○士○大○夫○皆○以○此○存○心○而○置○國○事○於○度○外○  
 恐○非○天○下○之○福○也○隴○政○爭○襲○構○亂○用○兵○誅○絕○隴○壽○微○  
 弱○既○襲○被○殺○隴○勝○若○其○骨○血○夷○民○信○服○此○時○正○當○奏○  
 襲○矣○然○時○方○年○九○歲○而○群○夷○稱○為○隴○壽○存○日○過○房○阿○  
 濟○之○兄○子○又○稱○為○阿○濟○幼○子○夷○人○不○服○先○任○都○御○史○  
 王○軌○不○得○已○而○奏○設○流○官○知○府○且○將○夷○地○順○彼○夷○民○  
 所○服○分○立○四○長○官○司○管○束○豈○其○好○功○生○事○也○流○官○許○  
 設○而○巡○撫○王○軌○總○兵○何○卿○即○令○去○任○是○猶○為○弓○者○筋○  
 膠○按○音○者○又○一○人○則○其○事○自○然○不○能○牢○固○盡○處○置○之○宜角○木○方○合○而○遂○令○脫○檠○其○能○成○功○堅○久○而○不○致○反○

建議者一人

跳也者幾希。此芒部之所以復亂也。然其亂也。乃試  
 知府程洸迂暗不能善處而致之。不過沙保一支之  
 逐官劫印耳。就如今春攻打畢節關廂者。不過百人  
 溷以鹽倉水西諸夷。而王浚楊儀等聞之喪胆。不敢  
 出一言以籌敵。而遂許以官印。既許官印。無以自解。  
 乃遂虛張聲勢。而曰圍城數日。因以委罪於隣封。而  
 求四川之協討賊。在關廂守城者閉門不敢出拒耳。人  
 非數萬。豈能圍城也。御史戴全所奏甚明。與本部所  
 訪皆同。此究其先如此也。各夷前日既稱隴務為隴

壽養子其心不服又曰姦生子或難定執又則朦朧稱曰隴壽支裔皆欲復其土官夫昔隴壽隴政皆親知府隴慰之子而頭目各有所附仇殺二十年大征始定今隴勝或非隴壽之子而驟復其土官彼孺子何知身落懷德長官阿濟之手而官亦阿濟爲之耳其他三長官司所統各寨不服而或各尋一隴姓者曰此正當立也則先隴壽隴政戰爭之禍今復當始耳臣等今日實不敢輕議其事異日亦不敢身受其責此慮其後如此也無已則有一焉今議者謂各降

境土官見芒部改流而各抱不平又謂土人終憚流官管束臣等伏願陛下先降敕一道賚彼鎮巡令其傳諭四川永寧烏蒙烏撒東川播州及貴州水西各土官衙門賜之定命若曰我祖宗庸建爾各土官衙門原許世襲今後除爾叛逆劫殺我中國地方自于族滅之外其餘爭襲仇殺等項不聽撫處或經征剿者卽于原土官房族或頭目有功之人聽爾土民所願仍授土官職事並不改設流官以安其心然後責委四川鎮巡官將芒部府舊印并鎮雄府新印

皆拘送布政司收貯而告彼原立四長官司并各寨頭目曰朝廷非貪爾地方也惟欲定爾禍亂耳爾能各守其地土管束其人民而供其差發三年之內保無一人作亂者聽爾徑屬布政司或四川或貴州皆隨爾所願再不上立府治以管束爾等爾若四長官司同心自願仍復上官知府管轄者卽爲爾奏聞立土官願設流官者卽設流官亦皆隨爾所願三年之內若有一人作亂則三人共滅之聽分其地有能爲我官府定亂功多者卽陞其官安撫宣撫以上皆可漸得若再如前反復不定必大舉兵征剿一人不遺夫旣示之利害如此至於隴勝則送四川布政司羈住教育以待別處程洸則起送吏部降用李驪則授近府原職以示再無立府之意庶乎彼心自服而地方自定三年之外復土復流或止分四長官司徑屬布政司皆聽地方鎮巡官隨俗處立而後奏聞施行事惟責保地方永無變亂臣等實不敢預爲執泥也。

復土魯番議疏

土魯番

疏上得俞旨公墓銘亦載此覆疏為有獨見指畫

臣等看得土魯番回夷變詐多端求索無厭自來侵

明暢非尋常題覆可比

犯為患我邊惟見利則進知難則退朝廷御之亦惟

選將練兵廣屯積穀嚴夷夏之分以絕其內間公賞

罰之施以勵其外攘遇彼來寇則殺去奔勿追間有

窮迫而慕義來歸則撫而有之以為我藩籬納款而

誠心來貢則禮而待之以施彼恩信雖自古帝王及

我祖宗所以安中國而撫四夷之道不過如此未

聞敝中國以事外夷撤藩籬而延寇賊者也今查此

虜自弘治年間連次用計殺虜哈密嗣王罕慎陝巴

不聽撫處至欲領兵一萬攻我肅州我孝宗敬皇

帝赫然震怒特准謀臣奏議執其貢使一百八十一

名兩廣安置絕彼通貢彼遂失我器用藥物不能為

生諸夷怨彼彼方悔過送還陝巴後復許貢彼得漸

置奸回於我國中上自京師下至甘肅無處不有其

人無處不通其交結而受其反間積至正德十一年

大舉入寇意圖原置奸回斬巴彥思高名等內應外

合亦如先取哈密故智唾手而取肅州幸得先任兵

備副使陳九疇一時奮勇打死內應奸回殺退外攻

各賊而又近差內附夷兵劫其老營外結瓦刺達子搗其巢穴彼番大創乃因內間反致九疇死罪暨蒙皇帝卽位開釋復用九疇巡撫甘肅又值彼番大舉入寇又被九疇督兵敵退奏請閉關絕貢彼番復縱反間仍致九疇得罪而聲言求貢不許必來搶虜報復以恐赫吾人然迄今四年並不敢一騎來侵近該提督等官奏准通貢將原欲安置兩廣番使盡許放回今貢使未多入關而彼番又使虎目虎力納咱兒等以間信通和爲詞勾引瓦刺達子數千直抵肅州

近城若非遊擊將軍彭濬兵備副使趙載謀勇相資素有備禦而臨時遇倣又或私創九疇之禍梏守通和之說遲疑不敢發兵出戰而又非得素撫屬番助斬賊首則肅州城池必爲所破而甘州以西五百里地方必皆難守矣此閉關通貢畝利畝害不待智者而知也今各官奏內又執番本所言陳九疇壞事爲詞以見罪不在已且旣稱黃艸填堡有先來進貢夷人三十九名在內上城與堡外回賊答話下城就將堡內防夷遊軍陳經等一十九名細縛搶去六名又過

四頂堡鄉去按伏遊兵張計月等四名夜不收二名  
 別遞番書言會眾番王備下人馬五萬又有五千至  
 此又出謾言虜情變詐如此而各官奏內又稱各夷  
 荅語已有俱悔之意又欲原其求貢之情宥其不知  
 之罪仍照原議起送赴京以圖罷兵息民前後若相  
 牴牾事在彼中臣等勢難遥度况蒙 聖恩業已許  
 貢番使臨門彼處官司戒前慮後必不敢據理揚威  
 一時拒絕又况 天朝政令當一臣等亦不敢輕議  
 朝令夕改遽言絕貢及照提督尚書王大才通變必

此言王晉溪也

有奇術轉危為安有非臣等常慮所及再照詹事霍  
 韜所奏為國遠慮甚切而其查訪近事未真臣等逐  
 一叅詳其稱土魯番未有悔罪之實而遽許通貢恐  
 我心益驕而邊患愈滋藥石之言也乃以番文無印  
 信足徵為疑不知番文雖有印信又何足徵而足以  
 制其死命乎蓋惟在我識其變詐而弗落其計中以  
 疑我忠臣弛我邊備則可矣牙木蘭若原彼世臣擁  
 帳二千來降輕納則後患委的難測臣等昔未到部  
 親理其事詳究其實則亦與韜同此見也今究其實



則牙木蘭乃我屬番。曲先衛人爲彼虜去。爲之用事。今遣來我近邊。求和不得。入寇不敢。受疑避罪。束身來歸。事爲反正。與其親弟滿刺添。兒輩主僕六人耳。偕來老弱男婦數千。乃自瓜沙屬番帖木歌土巴之衆。是皆邊官業已受之。而奏聞。朝廷初不之禁矣。今彼窮迫無歸。而我撫處已定。近者回達入境。彼謀與上蕃相類矣。已斬送首級來報矣。更欲驅遣彼無所往。勢將轉恩爲仇。事變可虞。而或乘其飢疲。遂加撲滅。則又非聖皇之恩也。當此之時。正當撫而有之。以招彼攜貳。

而益我藩籬耳。然臣等自來。反復思慮。惟欲固我邊疆。保我中國耳。至于興復哈密之事。則臣等綿力菲才。念初不及于此也。臣等昔時愚見。惟聞哈密之地。外隔流沙。距我肅州一千五百里。比之太祖昔建大寧都司于境外四百餘里。而太宗遷置於今保定。太宗初置交趾布政司郡縣其地。而宣宗弃之安南。初不知其爲弃。祖宗疆土也。哈密主初封忠順王者。乃元遺孽。我太宗皇帝於永樂二年封之。三年卽故立其兄子。未幾卽絕。而強立非其子孫。

者嗣之。蓋嘗三立三爲土魯番殺虜。今其主自願歸番而反欲引彼入寇。其民皆四散無遺矣。故臣等初亦以爲比之國初立元遺孽爲和寧王。爲順寧王。爲安定王。者事同一體。而安定王又在哈密之內。近我甘肅。今皆不知其存亡有無。則興復哈密之事。臣等初慮實不及此也。而更私憂以爲若撫他番以王哈密。則今牙木蘭主僕六人。決不能往。使其他虜爲之。恐其強則叛我而入寇。弱則畏彼而從之。誠難保其爲不侵不叛之臣也。昔漢武開西域以斷匈奴右臂

者。正今甘肅之地爾。若謂哈密興復而遂能絕北狄之通西戎。以固我甘肅。保我陝西地方。則今宣府大同延綏三重鎮不能邀截北虜之過河入套也。哈密之復。其功豈能勝我三鎮。臣等初見以爲立之無益。而歲受土魯番之挾我。以爲奸利。則宜有覺而速改。故興復哈密之事。臣等念不及此也。今聞議者有謂勸陛下弃祖宗疆場之言。臣等口噤目眩。數日不能出一言。顧惟提督尚書王與韜。皆素有高世之見。非臣等淺昧所及。故願興復哈密一事。特行王在

三  
卷之三  
三  
彼處之耳。今據各官所奏事情，除前回達入寇實計若干，我軍斬獲陣亡及被殺虜人畜各有若干，有無重大失事，隱匿不報情弊，本部照常行彼巡按勘實另行外，臣等愚見欲乞 聖明賜救一道，特委提督尚書王，令其會彼甘肅鎮巡管屯都御史等官，通照土魯番夷使而責諭之曰：爾初兩次入寇，皆被我陳都堂殺敗，而又奏准閉關，絕爾通貢，且欲盡將爾貢使安置兩廣，爾不得我中國藥物器用，無以爲生，結怨諸夷，爾累次遞番文求貢，而聲言不從，則大舉入

寇，然四五年之間，竟不敢來我邊，臣亦嘗爲爾奏求通貢。朝廷疑爾昔日之惡，累奏不准，今來我邊，憐爾窮困，不顧利害，保爾誠心悔罪，再不入寇。朝廷惟信我言，准爾通貢，今爾却令虎力納咱兒等勾引瓦刺數千寇我肅州，今已被我軍殺敗，使 朝廷因此不信我言，將如之何？若此出爾王子速壇滿速兒之言，則新舊番夷皆當斬首梟令邊關，而遂舉兵進剿，何貢之有？然我 天子是大聖人，以天下爲度，視爾小夷欺擾猶蟻虱搔癢于皮膚也，豈足爲計？但我

邊臣仗義宣威，豈甘受爾欺誑。爾昔番文謾言，要我  
奏十三布政人待爾，此言我猶不忍。爾奏也，使其奏  
聞。天子震怒，命我止發三鎮兵十萬，直搗爾巢穴。  
爾問爾國老成人，爾番人自漢以來，有能敵我中國  
兵否。我更奏討。朝廷銀十萬兩，好段好馬，各十萬  
匹，令人曉諭。近爾各種番達，能斬爾回回一首者，賞  
銀十兩，好段好馬各一匹。有能斬首千級來獻者，卽  
封爲忠順王，使居哈密。歲許通貢，賞賜不絕。爾回回  
之首，能存幾何。但聞爾言前此入寇，乃虎刺納咱兒  
私擅所爲。王子止是使他來求貢，以此未忍罪爾。舊  
留貢使，姑放出關。新來貢使，亦放入關。但今每起入  
關，止許十人，多不過十五人。其多餘人數，勒令回國。  
原帶貢物，俱許驗交來者。順帶來京，賞物亦聽帶回。  
散給經過地方，止許一日一站，不許延住。二日有過  
三日者，卽不應付。敢有似前驕縱，不聽約束者，輕則  
編置兩廣，重則斬首。地方仍令先回番使，賫諭王子。  
速壇滿速兒知道。今來入寇，他果不知，則將虎力納  
咱兒等械送入關，以憑斬首示衆。若係瓦刺誘哄得

來則將瓦刺入寇之人斬首百十來獻。虎力納咱兒亦免其罪。今次貢使旣得放回。後無再犯。許貢不絕。若不將虎力納咱兒等械送治罪。又不斬送瓦刺入寇人首級。則明是王子知道縱惡。今次進貢人安置兩廣。連賞賜禮物。通不發回。再有侵犯。必如前言征勦。如此責諭。庶幾威信並行。彼必知所斂戢矣。更敕王瓊務要爲國忠謀遠慮。力求興復哈密善後之策。除前瓜沙屬番帖木哥日羔刺土巴等。及原哈密遺民畏兀兒哈刺灰避禍來歸者。不許逼回哈密。驅置

虎口。撤我藩籬。損我天子好生之德。益彼夷虜入寇之黨外。其餘凡有宗派才力。堪以服衆爲王。而近彼各夷之願從立國者。及近彼地方各種諸戎。有能共滅土魯番者。卽許爲忠順王。聽居哈密。悉從本官安處停當。可信其永爲不侵不叛之臣。而後奏請欽斷給印封爵。臣等不敢輕議。亦不敢偏阻也。臣等又竊料土魯番聲勢。其民皆安土飽食。不願入寇。其主速壇滿速兒。先倚二大將火者他只丁牙木蘭統兵于外。而寫亦虎仙等數番使爲間于我中國耳。今火

者他只丁巳殺。寫亦虎仙等已誅。而牙木蘭又携貳來歸。其勢蓋已漸弱。故欲發兵五百。近執牙木蘭等於瓜州。尚遲疑不敢。而致其來歸。况今哈密來至嘉峪關一帶千五百餘里。其地先有罕斤東赤等衛。原我屬番。被彼驅脅。供饋無資。又過流沙無水可得。蓋其入寇比前益難。故今甘肅所憂。不專在土魯番。而南有亦卜刺。北有瓦刺。皆北狄驍勁。瓦刺又比土魯番離我頗近。先時都御史許進之入哈密城。陳九疇之殺退土魯番。皆結彼爲援。今反被土魯番勾引來

寇。此而得慣。則甚可憂也。宜敕邊臣無以能招土魯番入貢爲功。而以諸達在近。恐其寇我難禦爲患。故今當以通番納貢爲權宜。以足食固邊爲久計。然足食之計。今時甚難。而霍韜奏欲招商中鹽納穀。聽商募民種穀。實爲有益。陛下已命戶部議覆。而臣等亦有計處與之相符。先奏亦該戶部議覆。本部案候另行外。惟照瓦刺之來。而被我邊臣敵退。甚怨土魯番之誤。使我邊臣有識。固可利而誘之。以殺彼番。使其自相携貳。以不爲我害。此伐交之術。今雖日久。猶

可行也。然衆皆憂甘肅之危日甚，而臣等不揣竊有轉危爲安之術，惟在聖明張主於上，一轉移之間而已。蓋今彼中事情言者不一，而聞者多疑，欲乞聖明獨斷，選差御史一員，部屬官一員，必其曉事不欺而誠心爲國，不隨勢變遷之人，以往於彼邊境道里，軍民休戚，虜情強弱，向背邊臣章奏虛實，各項事情，應該作何區處，各處屯田應該何計開墾，及凡軍儲何計可足，邊圉何術能固，逐一勘實，漸次奏聞，若彼先奏皆實，原處無差者，即便會同鎮巡等官安處

停當，務求堅久，不許朝令夕改。若先奏可疑，原處朱當作急奏聞區處，仍乞發自聖心，見得當此隆冬，念及肅州邊城極遠孤危，而又被虜鏖戰之苦，令賚綵段布絹各若干疋，銀一二十萬兩，前去宣布我皇上恩德，垂念至意，內將軍民曾經對敵守城者，各賞布二疋，指揮千百戶各賞絹一疋，都指揮各綵段一疋，陣亡及殺賊獲功者，各賞銀二十兩，仍紀其功，應陞應襲官職，照舊陞襲，陣亡者各賞銀五兩，遊擊將軍彭濬兵備副使趙載，各賞綵段一表裏，前報功

次勘實仍依提督尚書王瓊等所奏彭濬於實授都  
指揮僉事上量陞一級趙載陞叅政職事仍管肅州  
兵備以後二三年撫處成功仍依御史熊爵所奏超  
擢都御史在彼巡撫其原附久住哈密遺民哈刺灰  
畏兀兒及先今來歸瓜沙屬番日羔刺帖木哥土巴  
等部下人衆皆每家賞布一疋頭目三人各段一疋  
諭以我天子恩德萬里差官來撫爾衆救爾生命  
其新附願歸原土者聽歸原土其不願歸不敢歸者  
措給牛具種子聽其趁時耕牧爲築城池堅固約以

世爲我臣不侵不叛虜來近邊則堅壁清野使彼野  
無所掠食無所資不能一朝居此虜若寇我則爾出  
兵以牽其後虜若攻爾則我出兵以解其圍爾我相  
爲犄角永保爾生生彼必感悅而世爲我藩衛虜寇  
益少而邊圉益固比之遠復哈密爲力易而所得多  
至于牙木蘭悔罪歸正弃戎卽華情亦可嘉伏乞

聖恩量授一官特賜冠帶衣服一套其弟滿刺添札  
兒量與冠帶通事名色跟來三四人俱克勇士食糧  
使居甘州三二月以耀彼國人而招懷來者仍送來



京居住以審彼國俗而料我邊事所益多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三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彭賓燕又

編輯

吳嘉胤繩如叅閱

胡端敏公奏議

奏議

胡世寧

守令定例疏

守令

臣聞天下親民者郡縣守令也總督郡縣者藩臬二司也巡察二司守令者巡按御史也數者設官皆以

為民也。祖宗舊制惟巡按一年交代回奏至今不改。其餘藩臬守令則皆久任而責成其功。弘治以前皆然也。今則遷徙不常矣。是故春為知府或僉事於南。秋陞副使或叅議於北。來春則又陞叅政或副使於東西矣。甚者初陞右布政。憚遠不行。在家稍候三二月。即改左而三遷矣。到任未及三二月。即望轉而京堂矣。由是一歲之間。往來道路如織。日月過半。其能在任幾何。至於進士為知縣者。亦惟持守三年有薦。即行取事。在承上而不在恤下也。故今藩臬守令。

皆過客也。其視地方之凋弊。若見驛舍之損漏。誰為之脩也。視生民之饑困。若見驛馬疲瘠。誰為之恤也。舊時責之以興水利。勸農桑者。不屑為也。責之以積穀。脩荒者。不屑為也。至凡覈戶口。均賦役。除盜賊。抑豪強等事。皆不屑為也。乃惟巡按批問詞狀。或委勘事情。則稟其意而亟為之。虛實輕重。惟視彼所欲聞而報上耳。誣枉固不恤也。往時巡按秉權太重。行事太過。先朝考定。憲綱一書。以為矜式。其與三司知府等官相見。各有定禮也。其職任事務。各有定例。

也。今則藩臬守令皆不得專行其職。而事皆稟命於

巡按矣。甚而巡撫固位者亦不敢專行一事而承望

風旨於巡按矣。相見之際。知府以下長跪不起。布政

以下。列位隨行。甚者答應之際。皆俯首至膝。名曰拱

手。而實屈伏如拜跪矣。至於審刑議事。考覈官吏之

際。與奪輕重。皆惟巡按出言而藩臬唯唯承命。不得

稍致商確矣。一有剛正不阿。可否其間。或專行一事

者。豈惟巡按惡之。眾皆疾之。或陰注以數字之考語。

或明摘其一事之過失。而劾退之矣。由是布政以下。

皆以作揖為名。日候於御史之門。而無暇各行其政。

甚者公文往來。皆必親遞。而布政使方岳之重。按察

使外臺之長。乃躬任舖司舖兵之役而不耻矣。彼為

布政者。則曰我姑卑異數月。則有京堂之陞矣。既為

都御史巡撫。則又曰我姑謙遜數年。則有部堂之擢

矣。不然。則劾隨之。能得此乎。由是內外大小官員。皆

以持循保位為賢。而慷慨任事者為不謹。忠正之人

因是而黜者多矣。孰肯體國憂民。而為之興利備患

耶。此今日致民饑困所由也。今使大臣有如富弼之

賢者。陛下委金萬鎰使之馳往地方賑救。欲發倉廩。則倉廩皆空也。欲買糧食。則米穀絕無也。欲勸大戶。則大戶自不給也。欲知饑民實數。則守令素不之究也。欲委官則無實心行事者。而或差占於巡按。則不敢承命也。一人耳目有限。將如之何哉。不過公文行下。而造冊報上。曰賑過若干而已。其生其死。誠不能知也。此今日之饑荒。實不能救。而後日之饑荒。所當急備也。聖旨所憂盜賊竊發。豪強或乘隙而起者。此正可憂之時也。臣惟曰回士風。變治體。而皆復

祖宗之舊。此今日救民之急務也。然此事大臣不敢獨任也。惟聖明張主於上而已。何者。臣僚昔皆陞速。今緩其陞。則怨。怨則謗。御史先既權重。今抑其權。則怨。怨則劾。劾與謗皆大臣之所深畏也。今日職位。以有彈劾不許。議此制大。有可商大。臣去國。豈退亦可矣。而歿後議及贈諡則又以有無彈劾為應。無人言安可以此定之。否。由是浮沉保名者。恒得志。體國任怨。莫之敢矣。臣故謂保民今日急務。在聖明張主之而已。

備邊十策疏

備邊

臣聞古昔聖王。皆求言納諫。舍已從人。求以制治未

亂保邦未危。故能四海無虞。萬代稱仰。今我皇上聖德。上同堯舜。天下治安。遠過漢唐。然猶下詔求言。如此其切者。是卽古聖王不自滿假之盛心也。有君如此。凡在臣工。敢不敬應。臣叨祿竊位。感激非諸人比。何敢負恩。終於緘默。故今昧死忘愚。晝夜思索。得今軍民利病。時政邊備。所當興革。十事謹以上陳。一曰嚴考覈。以正士風。臣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故晉尚清談。而禍亂立至。周興德行。而治化隆長。此其驗也。今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豢養。

益於因循。其羣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羣猜。百口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不能出言而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爲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託行否。以爲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科道風聞。而彈劾因以不真。銓曹誤聽。而黜陟因以欠當。故今在外官員。上自巡撫。下至州縣。皆惟迎送京職。以媚其口。看顧鄉宦。以悅其心。蓋以爲此輩貴近。能爲禍福。如

此則譽彰而得陞。不如此則謗行而見黜。若夫小民  
卑遠。雖得其心。言不上達。故寧負公家而不負私室。  
寧害小民而不害己身。以致朝廷法度廢弛。天下  
軍民疲敝。而上厯宵旰之憂者。此也。臣愚乞勅吏  
部。精選各處巡撫。并按察司正官。都察院精選各處  
巡按御史。俱用剛正有爲。不畏強禦之人。凡遇京官  
出外還鄉之日。其有徇私囑託公事。倚勢豪橫鄉里  
者。默以名聞。以後京官不拘科道翰林部寺等衙門。  
亦如外官三年一次。吏部都察院考察。務要勵忠勤。

獎廉退。抑奔競。汰罷軟。其有忌嫉賢能。曲避謗毀者。  
必行顯黜。以勵其餘。至於在外撫巡以下官。負不恤  
民瘼。不奉公法。專以結交京宦。違道干譽爲事者。許  
科道彈劾。廷議訪實而奏黜之。其或考黜之中間有  
孤忠衆嫉。誤被謫官者。又許公論薦揚。仍照原資不  
次推擢。如此。則黜陟旣公。士風趨正。而真才輩出。能  
爲國家任事矣。二曰崇節儉。以制財用。臣惟皇  
上以恭儉之德。撫盈成之運。內無遊幸之好。射獵之  
娛。外無水旱之災。征討之費。安養休息。今十五年。是

宜則貨克盈公私富足如周成康如漢文景可也夫何近日內帑空虛國計困乏邊儲多者無二年之積州縣貧者無十金之藏一議出兵便憂缺用甚者賤鬻散官已行古衰亂苟且之法矣不知有事之時更將何處且在祖宗朝同此土地同此稅糧歲常蠲免而又外討戎夷內營城關財常有餘今則上無前數者之費下未嘗得免一年之租而已財用困竭如此何也唐陸贄有言用之盈虛在乎節與不節耳推贄所言則在昔祖宗朝創業事多而財用盈者能

節故也今日守成事少而財用缺者不能節故也今

財賦所出然世廟初年內府供用大有節省此武宗時不同比舊無增而內府供用不知比舊加幾倍

矣中外冗食不知比舊加幾倍矣上下風俗之奢官

員饋送之厚其所費財物又不知比舊加幾倍矣是

皆內侵公府外剝民資而得之民若之何而不窮財

若之何而不匱也此事羣臣屢言朝廷屢禁而不

能止者內有沮法之人外無執法之吏故也伏乞

勅戶禮工三部通查內府各項供用之物比國初舊

額加添若干凡此無益於事者一皆裁革而又申諭

左右勳戚之家，各守禮法，各崇節儉，各爲國惜財，各爲已惜福，至於官員饋送之厚，訪實治罪，而又公吏部黜陟之權，以轉移於上，士民奢僭之弊，立法嚴禁，而又選法司剛正之士，以執持於下，則臣民內外，節儉成風，而國用自足，民生自遂矣。三曰從權宜以足邊儲，臣聞今西北二邊，備虜軍多，糧儲缺少，每歲撥河南等處民糧，齎運到彼，接應此等糧米，若責運送到彼交納，則路遠艱難，民累逃竄，兵法所謂遠輸則百姓貧者，此也。若許齎價錢，就彼糴上，則邊儲踴

貴，人益困窮，兵法所謂貴賣則百姓財竭者，此也。臣念此事最爲難處，乞勅該部計議，通筭山西陝西

近邊王府，并將軍儀賓祿米，及各府官僚，并司府州縣官員本色俸米，通該若干，合無比照公侯伯或京官折俸事例，每石折銀伍錢，或七錢，每歲就於秋糧折銀，或各樣課銀內定撥，總解各布政司交收，責令就彼分給，缺官日月，扣除邊用，却將下年山西陝西糧稅，盡派邊方，或附近收貯，虜退事閒，則抽軍就食，虜來事緊，則就近搬運，至於彼處歲辦課物，亦乞畱



糴邊糧。如係京用不可缺者。則乞改派別布政司代

納。如此暫行三年。則轉運不勞。而邊儲自足矣。四

徐文定亦主此論。想通變要策無過此也。

曰立簡便以收鹽利。臣聞各邊軍餉各賴鹽課。近惟

河東鹽官自賣。最為利便。其淮浙鹽。自來召商中納

但今法久弊生。商中不便。事有多端。臣請備述。鹽引

值價數多。商中納糧數少。如民間二月賣絲。五月糴

穀。急圖應用。貴物賤售。一也。中納之時。勢要買窩。奸

豪作弊。所納糧料。類非真正。邊儲不得實用。二也。鹽

易消化。聽支日久。催目未免多收。竈丁數倍加納。日

累貧窮。鹽課虧欠。三也。客商中鹽。納官錢糧。雖少。經

歷衙門私費。使用則多。暨後守支。則壓於勢要。臨賣

則滯於私鹽。甚有父死子代。而未得支鹽。財散人亡。

而不能還鄉者。彼既失利。後有召中。恐不即來。勢當

減價。失利愈多。緩急難倚。四也。商利既微。類多夾買

餘鹽。及勢要鹽徒私販之鹽。朝廷為彼三事。設官

秤掣。委吏巡捕。甚者世廟時曾遣都御史理鹽法所指欽勅大臣為之整理。而三者

卒不能禁。下至秤手邏卒。旁午紛紜。徒增民擾。五也。

私販之徒。貪利畏捕。沿海沿江。招引逋逃。窩納盜賊。

出持兵器歸肆搶奪官軍邏卒莫敢櫻鋒此勢不散臣恐淮浙切近南都又臨運道復有黃巢張士誠者出於其間六也古遷豪右填實塞下今山陝富民多爲中鹽徙居淮浙邊塞空虛七也惟此七弊所當區處臣查得淮浙水鄉竈丁鹽一引折納價銀六錢或四錢又聞客商中鹽邊儲每一大引不過價銀三二錢是鹽課收銀比之收鹽待中得利加倍也又聞竈丁畏鹽難納多願納銀近年兩浙鹽課內將一半折銀民情稱便乞勅戶部計議合無今後淮浙鹽課

通令從便折銀其銀數乞照水鄉舊價而畧減比商中糧價而稍增酌爲中制定立每鹽一引納銀幾錢遞年立限徵收解邊糴糧或如臣前所言准作俸祿價銀却換彼處糧米派作邊儲仍查客商鹽引未支若干盡撥各場或從願改撥長蘆鹽賤所處許令每鹽一引自買私鹽二引或三引准作官鹽發賣各場置集凡竈丁有鹽客商有引者會集一所委官監買仍令把截臨場總路不許零碎私賣期以一年或二年通買完足卽絕商中以後竈丁煎鹽聽令自賣或

轉賣與客商。其出外販賣者。止於州縣給引。限以地方。不禁私鬻。貧竈無力煎辦者。卽撥富竈餘丁。或僉有力願煎。及有罪該徒之人而代之。如此立法。則國家得鹽利自多。而不必多方整理。竈丁得煎鬻自富。而不必更免糧差。鹽可通賣。人無爭奪。勢豪專利之弊。不禁而自息。山陝射利之民。可驅而漸歸。邊境漸實。邊儲可克。巡邏秤掣之官。不必設。鹽徒意外之患。不必虞。待後日久事定。鹽課歲額。止令州縣徵解。而理鹽衙門。漸可裁減。其爲公私之便。省上下之費。

蓋不一而足矣。五曰汰冗食。以選將校。臣惟天下軍職。有罪者不革。有功者日增。俸祿日多。民財有限。將何以給。竊聞英宗睿皇帝。曾與大學士李賢憂議及此。聖諭云。此事誠可慮。當徐爲之。惜乎當時大臣。多爲身誅。無肯爲國忠謀。奏行祖宗之法。以將順睿皇帝之美者。昔我太祖高皇帝。優厚功臣。雖定軍官子孫。皆得世襲。然必比試得中。而後用之。固不以生民膏血。養無能之人也。欽定大明律有云。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笞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

降等敘用。該罷職不除者。降克總旗。該徒流者。照依地理遠近。發各衛克軍。若建立事功。不次擢用。固不以朝廷爵祿。賞有罪之人也。既後法司奏征討官當論功定議。我太宗文皇帝聖諭有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此我祖宗報功之厚。立法之嚴。是卽天地春生秋殺。並行而不悖耳。今論軍官私罪徒流以

下。徑擬還職。雖雜犯斬絞。亦止發立功。且又立功定以年限。無功亦得還職。全非太祖定律之意。更以太宗文皇帝聖諭律之。縱惡孰甚焉。臣謂聖皇法祖憲天。此事誠當爲處。況今新官襲職。例不比試。舊官比試。亦爲虛應故事。故此輩自倚世襲之官。不須才能。不畏罪黜。恣爲貪驕。不習武藝。不惜軍士。故今軍職動輒萬計。歲支俸給。何啻百萬。而其間無一人堪爲將領。能出戰陣者。此以全盛之天下。而坐困於夷虜之跳梁。真可爲之流涕也。臣愚伏願皇上特

勅兵部會議凡今軍官私罪悉依大明律擬斷該降級者降級該罷職者克軍其降級克軍者非真有戰功不許擢用 聖恩若念其祖功不忍棄其子孫亦待有罪之人身故方許其子孫替襲至於內外衛所見任軍職亦乞先下 明詔令其本身并戶丁俱預習武藝一年選委忠勤剛正識大體知武畧廷臣各一員分投前去會同撫巡等官面加考試自都指揮以下軍官不能躍馬彎弓持槊舞劍閑一武藝者卽令罷黜其有子試中能代者卽令替職無子或不能

者就令立功一祖子孫有武勇者借襲無者暫停或令減俸優給以後軍官子孫襲職或弟姪借職者不分新舊俱要比試武藝熟閑身力强壯而後得襲否則暫停或令減俸優給如此簡閱則天下軍職冗食者漸減而所任者皆堪爲將領能出戰陣之人平居則課其訓練軍士有事則責其身先行伍而惟擇主將以御之嚴軍令以督之將見戰無不勝守無不堅而夷虜不足平盜賊不足慮矣 六曰閱軍實以修武備臣惟今天下衛所原額軍士逃絕者多實在者

少。以逃絕者言，則遠年丁盡，或埋沒者，歲歲清查，既無根影，近日病故或逃亡者，年年勾解，隨復逃回，空累里甲造冊勞費，貼解艱難，此民間清軍解軍極苦而無益者，此也。至以見在者言，則在衛軍士，差占者多，操備者少。至論操軍，又惟虛應故事，教場虛設，而金鼓不聞，或金鼓雖聞，而武藝不習。在邊遇敵，則嬰城固守，而坐視鄉民之被掠。在內有警，則奏聞後遣，而先累民壯之被傷。此民間空出力以養軍，而又代軍死，甚可痛也。至論役占之弊，尤不忍言。且如漕運

京糧，通論民間加耗脚米，及衛所船料等項之費，大畧費米參石至京，而軍士之勞不計焉。至運邊儲，勞費又不止是。今每月糧米一石，一軍支給，而又加以馬匹草料，投跟勢要買閒，止納銀三二錢耳。此以民間三四石米之費，而止爲勢要賣三二錢。天下若之何而不窮也。且在昔克軍之戶，或由塚集歸附，未必皆是有罪。何今貧絕而不免清勾。在今克軍之人，悉是奸豪巨惡，未必皆是可矜。何不數年而節蒙赦宥。因茲輕重不均，人愈玩法。況今東南力薄之人，克軍

西北既不得用。西北近邊之人。克軍東南。亦常迺回。彼此無益。理宜通處。乞勅兵部會議。選委兩京能臣。分查各衛軍籍。見在若干。又分在衛住有家業者。若干。然後以今改編。并在衛原有家業者。通算各衛。實在若干。其有缺伍。則另選軍餘舍餘。願報食糧。及犯罪例。該克軍者。補克之。後再弗赦宥。其見年五十以上。該問克軍者。卽許子孫家人替當。軍士在逃二次三次者。悉依大明律科斷。其情重人犯。例該邊衛克軍者。望體祖宗立法之嚴。責賣家產房室遷發。

使絕歸念。其或一時難賣。則令里甲鄉隣。各依鄉例。認佃租課。每歲除天荒及代納糧稅外。其餘本處官司上納。三年一次。亦如軍裝類解。該衛分給本軍。以爲盤費。庶幾軍士在衛。皆有土著。各畏法律。而逃者少矣。至於衛所管事之官。猶望併省。勢要役占之弊。嚴加禁革。於是分委將校。教習武藝。武藝既精。一可當十。而後教以團營走陣之法。使知坐作進退之節。如此。則軍皆可用。爲民出力。養之不爲虛矣。七曰。廣收蓄以儲將材。臣念國家自正統末年以來。未

嘗與虜一大戰。故彼益驕矜。日肆侵侮。所以然者。我無能將故耳。朝廷累下明詔。訪求諳曉韜畧弓馬熟閑之人。舉試擢用。然此等全才。世不多有。故迄今竝無一人應試成功者。臣愚又念古之才勇。未必專閑弓馬。或更不識文字。試之。或不能中式。用之。則必可成功者。况今天下治平。止是夷虜跳梁。文武大臣中。非無能發縱指示者。顧無偏禪驍勇之人。故不敢出奇取勝耳。論今所急。正在偏禪。若臣前所言汰冗食。以選將校。則武職中固皆可將者矣。然而天生

智勇。當不專在此輩之中。故自古國家用兵。常乏將材。民間盜起。多是豪傑。臣愚以爲莫若卽此輩而收之。則旣獲將材。又彌盜賊。策之上也。乞勅兵部計議。通行天下。軍衛有司。精加訪察。凡軍民中有膂力過人。武藝精熟者。悉選在官。其良民不願者。不必強逼。選在官者。軍則任以把總管隊。民則授以總甲教師等項名目。畧加優給。使之隨軍操練。遇賊擒拏。積勞多者。量授職事。以旌賞。犯罪重者。卽發邊方以立功。至於兵部。亦乞比照工部添設主事等官十員。精



選廷臣或進士中才畧明敏者為之此最尚邊才要策當平時則令草奏

以習運籌有事則令出差以諳邊務才弱弗稱者改廣羅而精擇之亦何必進士奏名之人哉

選別部才能稱職者專陞兵備及邊郡知府等官惟

此二途之中收養既多其間必有真才出用而能為

國家除大患立大功者矣八曰立經制以禦外侮

蓋汰冗食以選將校閱軍實以修武備廣收蓄以儲

將材三事果能施行則各軍衛將固皆能戰者矣臣

謂自古京軍最懼遠征客兵尤忌長屯故隋末盜賊

起於征遼唐季叛卒起於戍廣今發京軍遠征延綏

經年不還割心腹以救四肢誠非計也况邊境有急

請調京軍往來奏覆緩不及事臣愚以為莫若自今

分定在京直隸衛所官軍止應宣府遼東山西衛所

官軍專應大同陝西衛所官軍各從所近策應延綏

寧夏甘肅量皆出征不遠屯戍不久平時無事則止

令邊軍操守有事緊急除遼東宣府必須奏請京畿

官軍出援外其餘各總兵官一面奏聞一面徑調該

衛官軍前去策應固不必命廷臣以撓其權出京軍

以分其食而經制已定被急有恃外侮不能侵越矣

九曰重將權以責成效。夫兵食雖足。經制雖定。然而將權不重。則威令不行。士不用命。亦難成功。臣聞趙將李牧守邊。得便宜置吏市租。皆入幕府。日饗士卒。數年不戰。趙王終用之不疑。故能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不敢近邊。及宋失險。戎狄最强。宋太祖命李漢超郭進等備之。皆久任專制。厚其財帛。如趙李牧。軍校有訟郭進者。送進自治。故當時諸將感激。皆能以一郡之力。抗禦強虜。宋祖得無西北之憂。得專力於東南。削平諸國。此古人任將之明效也。臣

愚伏讀我太祖高皇帝命將制詞有曰。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大將軍徐達有曰。閫外之事。汝實任之。又曰。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又諭征南將軍胡廷瑞有曰。何文輝爲爾之副。湖廣叅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此我聖祖命將之成法也。今各邊總兵巡撫。見一虜。出一軍。賞一有功。戮一不用命。皆不得自專。必須奏請。事從中制。彼得

推干、故難責成功、常致悞事。朝廷豈以其人不足委任耶、固宜改委其人、惟求忠勇歷戰之人、以爲總兵、遴選壯毅有謀之士、以任巡撫、惟才是使、雖小官授以節、越而無嫌、惟勅是遵、雖崇爵、聽其指麾、而無礙、固不宜拘泥資格、而用已衰之人、亦不宜驟與崇階、而賞無功之士、選任旣當、又宜體聖祖之成法、效古人之命將、假與威權、使得專罰、多與金帛、使得厚賞、至於臨期應變、料敵出奇、惟期所爲、而不爲中制。朝廷惟握將將之權、有功則陞賞、有罪則誅黜。如此、則將士用命、事幾不失、而彼得成功矣。

十曰用間諜以覘虜情、臣惟兵將雖練、然而不得地利、不知虜情、則動乖所之、爲彼乘襲、有敗無勝、譬如瞽者之射、雖挽強弓、發利矢、何益於中哉、臣切料各邊軍士不下數十萬、虜騎控弦不過數萬、然彼常寇我有餘、我嘗禦彼不足者、蓋由彼能用間、而事事得手、兵法之所利、我不能用間、而事事犯手、兵法之所忌、故彼常虜掠、因糧於我也、而我則困於遠輸、彼常深入、屯我重地也、而我則散地難戰、彼常形我而自

無形。我則爲彼所形而不能形彼。故如彼欲專攻大同也。而佯爲移攻宣府之形。彼惟分遣數騎也。而誑爲將發大衆之語。使彼被虜之人。聞之見之。而陰縱之歸以報我。故我且疑且信。而各邊屯戍。愈分愈寡。愈久愈疲。彼則專攻我一處。而力常有餘。且又時出數騎。或見或伏。半進半退。以爲我形。我將信而攻彼耶。則或爲所餌。而遂遭喪覆。或疑而不攻耶。則又爲所掣而肆行搶掠。此彼常得志於我。皆能用間之利也。往年長夏屯我大同。彼犯兵家之忌矣。使我有間。

知彼虛實。諳彼道途。則大同軍士。堅壁與持。時或出兵以制其抄掠。或陰計以毒其水草。而又會約宣府。延綏。合兵策應。或出其左。或攻其右。或將擣其巢穴。或先截其歸路。或虛聲使彼動搖。或潛軍出其不意。彼將進無所獲。退無所歸。祈死乞降之不暇。奚敢再爲邊患哉。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上年之入我河套也。前有延綏之拒。後有黃河之阻。左有大同。右有寧夏掎角之勢。亦可行前之策。然我皆坐失機會者。由不能用間之弊。故臣以爲今之備邊。莫先用

間。然古人用間。非止一端。今則我軍出外。輒爲所獲。彼之左右。我亦未知。則生間內間。未可先用也。顧惟彼有虜掠探聽入境之人。爲我所獲者。我惟不逞小忿。免其誅戮。不惜厚賞。悅其心志。因而用之。則彼中酋長有心慕中國者。我得以知而招懷之。有自相猜忌者。我得以知而攜貳之。有陰爲間諜者。我又得以知而誑惑之。由是五間可以次第畢用。而彼中事情。我無不知。我師所出。動中機會。蔑不濟矣。

地方利害疏

盜賊

夫自古盜賊之興。卽當撲滅於微。若其旣久而多。則不得不撫捕兼行者。蓋以情則脅從當罔治。以勢則延蔓難根誅也。故如漢武帝以南征北伐之威。不能盡殺盜賊。及後輪臺詔下。休兵恤民。盜賊不見其迹。又如漢龔遂當宣帝彊盛之時。下令渤海。諸持田器者爲農民。吏無得問。固不聞其誘使釋兵而盡殺之也。向者山東直隸河南江西各處盜賊動輒數萬。非我皇上洞明治體畧降。恩詔撫散脅從。繼命將帥誅鋤首惡。豈能平定如此之易哉。其自古招撫之

失。有當戒者。謂如唐宋金元之季。官其渠帥。授以土地。假以兵權。更或因其懈弛。而遂行誘殺。見其跋扈。而復事姑息。以是威信兩失。紀綱大壞。坐致衰微耳。若○今○委○任○得○人○撫○處○有○道○萬○無○是○失○也○只○今○江○南○之○賊○華○林○碼○礪○勦○散○無○餘○東○鄉○舊○招○遺○黨○尚○及○千○人○桃源或云三倍其數。然臣不能實知也。其他尚有贛州舊招之徒。新淦初起之衆。動皆以千數。至於樂安建昌等縣。亦有餘孽。觀望反側。未盡消除。今以事理言。則在東鄉者。皆原被脅從。舊日招定之人。亦既憤其首惡之陷已。而助官擒斬矣。其他別有違犯者。亦皆陸續送官治罪。不敢隱匿。其任桃源者。舊雖聽招。不曾流叛。近於王重七等之殺官焚縣。大肆兇惡。彼則始憂濫及。而有觀望之罪。後來自雪。而有助討之誠。此二處賊情。應議撫勦之招案也。以人情言。則今地方大戶。自重身家者。懲其往日。決不肯與之聯居。又有一種豪強光棍。始以助官殺賊爲名。以通賊寄賊惟是此輩不利賊平得利。暨後以誣執平民。嚇詐財物爲業。惟恐事定還鄉。則新民告取才物。良民告償人命。鄉黨雖安。彼獨

受罪。於是外則胥動浮言。挾制官府。內則讐殺復業良民。及聽招新民。各誣以罪。使之不得寧居。必至變亂。而盡行勦殺。以滅其迹。此等之事。官府動以浮言。各立意見。或以爲罪。或以爲功。雖有爲地方深計者。彼此牽持。莫之能禁。今民間所苦。第一光棍。第二賊盜。而兵擾次之。爲之父母者。所宜急求安定。以全其生。而彼豪民光棍。搬居城市。方得藝業。欲圖延捱歲月。累死貧民。蕩空鄉土。而罪名可掩。兼併可肆。有如置身風波之中。衆皆失色。速求底岸。獨爲水手者。方傲歌駐楫。乘時射利。而過客不知風濤利害。或信其言以爲然。其亦可痛也已。今姚源請兵。勢當必討。無容議矣。其他盜賊有言當撫者。曰彼旣脅從。聽招已定。朝廷恩信。豈可輕失。惟待之以誠。治之以法。嚴禁光棍。不許擅殺。於前過惡。永不追究。再後有犯。決不姑息。則彼知一人之罪。不累衆人。今日之刑。非同昔日。自然心悅誠服。帖然助順。不過鋤治數十人。撫治三五月。而事定矣。若其誘殺一處。則處處驚疑。而起。當此民窮財盡之時。兵連禍結爲之奈何。有言當

勦者曰。今日地方大禍。皆欲殺賊。眾口同辭。以招為撫賊者為國忠謀而于已身大為不利觀此數誘。浮言既不可解。擅殺又不能禁。彼固賊耳。安能保其上下激之終不為變哉。變則招撫之人獨難當矣。言可以知其大累固不若勦則成敗利鈍與眾共之。地方之禍自彼地方使然也。於我何咎。此則撫勦二策未有定見之情弊也。臣愚見則謂舊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而新起者必撲滅於微。即此三言而事定矣。臣先追賊開化賊勢甚彊。二省議招。臣獨不可。今在東鄉賊方信服。欲臣誘殺。心亦未安。為守前說耳。然不敢自以為是也。特不敢欺隱。弗陳以備採擇焉耳。朝廷憫念地方。節次差官體勘賊情及羣臣功罪。臣以功罪一時難定。蓋由事目繁多。文案堆積。巡歷難遍於鄉邑。採訪或謬於傳聞。又况忠臣或遠或去。而又耻於自揚。智士日近日親。而又巧於媒孽。雖有至公至明。必須假以歲月。方得查實。否則一時輕信誤聽。未免有傷公正之體。以孤忠義之心。若前賊勢眾寡。賊情向背。則早宜勘報。以定撫勦畫一之論。庶幾官有定守。民有定志。而地方早得寧息耳。

也。特不敢欺隱。弗陳以備採擇焉耳。朝廷憫念地方。節次差官體勘賊情及羣臣功罪。臣以功罪一時難定。蓋由事目繁多。文案堆積。巡歷難遍於鄉邑。採訪或謬於傳聞。又况忠臣或遠或去。而又耻於自揚。智士日近日親。而又巧於媒孽。雖有至公至明。必須假以歲月。方得查實。否則一時輕信誤聽。未免有傷公正之體。以孤忠義之心。若前賊勢眾寡。賊情向背。則早宜勘報。以定撫勦畫一之論。庶幾官有定守。民有定志。而地方早得寧息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三十七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編輯

周 鍾介生參閱

許文簡公奏疏

疏

許 讚

陳言六事疏

民賦利弊

一小民田賦正額外附餘包補之數往往十倍常供坐是益困至于商賈司鹽法者既取之以餘鹽又取

之以預借。又抽之以夾帶。又加增常價。留難掣放。其苦尤甚。今宜秋糧夏稅軍需物料之類。俱令花戶上納。不得委之里書。各鹽場稅課。一遵舊制。諸所言額外之徵。悉罷之。有司爲民害者。許撫按守巡不時以名聞。亟褫其職。

一江南富民。皆不樂爲糧長。以糧額多而轉運包賠之爲累也。今僉編糧長。宜視其田宅厚薄。人力強弱。分上中下三戶而定。其差等論役使之繁簡。而派其供應。按年代之久近而疏其先後。每五六年清審更替。則豪猾不得以苟免。權勢不得以脫漏。而疲弱不至于久累矣。

一內府本色折色物料。每銀一千兩。則給扛解銀一百二十兩。管解者賄求吏典。增減文移。如京價貴而派少。則曰每行徵銀若干。原派多而京價少。則曰原徵本色若干。領銀後。或于本地附近出產地。方市買物料至京。又投託攬頭。以時估上納。而餘銀盡爲所乾沒矣。或京價過高。則弃批不完。告取幫價。必足其欲而後已。此在湖廣爲甚。而各省亦時有之。獨山東

河南有布政司總部官，每歲遂得羨銀四五千兩，但二省地近遠者，難以一律。自今南直隸江西浙江湖廣派扛解銀，不得過六十，廣東廣西福建四川不得過八十，各州縣徵銀納府，府縣官簡富民以時估置買物料，仍赴府辨驗封識，如本色者，批內卽云某物若干斤，每斤原徵銀若干，共銀若干，餘銀若干，折色亦如之。然後赴布政司撫按掛號，類解各本色送內府各庫，折色及扣剩扛解送太倉完納，給與批閱，其折色以備召商，扣剩以備補本省及本府縣不足之數。如果太多，則于下年減派以蘇民困，而領解者無所容其奸矣。

一今大造黃冊之時，將消乏里分，節年賣出詭寄無徵糧米，取司府文冊，一一清查見在里分若干，以一年計之，各里田糧必均平如一，以十年計之，各甲田糧必均平如一，或遇十年輪當里甲，凡夫馬鋪陳什物，屬有司支用者，務從省約，定擬價直，今當年里甲長首人戶出辦，不得更坐人丁，州縣官亦不得先期催徵，以滋侵漁。

一折納京儲之例。或宜于北方舟楫不通之處。而南方則非所宜。或可行之下江米貴之所。而上江則為不便。蓋湖廣江西江北地方舟楫可通。米價不致翔貴。且每石有折銀七八錢者。有一兩者。參差不齊。令既下而民盡以米變賣。非其所願也。自今奏報災傷。必曰某項可蠲免。某項可折價。某項可本色。折價者及時徵銀。本色者及時徵米。毋使米賤之地。失徵本色。坐損京儲。

一邇來邊方多故。按伏徵調之費。輒請給于內帑。有

一疏而乞銀。將及二百萬者。腹裏報災。多不以實。甚

所以宜預救不宜救積遺

者已徵在官。亦云蠲免。徒為貪官污吏之資。而又請

內帑抵補。舛謬甚矣。宜令各邊鎮明烽燧。謹瞭望。使人得耕耘以興舉屯田之利。平居無事。不得以按伏兵馬為名。糜費芻餉。內郡有司勘災。毋過期失事。賑濟許發所在倉庫錢糧。毋得槩乞京運。

覆鹽去事宜疏

鹽法

一招流移。淮揚人戶。多棄業逃徙。以興販為生。宜責成州縣招揀安集。或假與牛種。或免其逋積。歲終籍

所招復之數以憑黜陟。

一防漏灶。比來灶戶貧者流亡而富者又復買脫。大非原額。宜以版籍爲定。但有灶求歸民者。按籍詳覈。毋得輒與改易。

一厚優恤。灶戶各有鹽課。而有司槩以徭役苦之。宜照先年事例。編派差徭。間有置買民田者。聽其自輸正賦。其有姦灶私射詭寄等弊。有司一體查究。

一免蕩稅。蕩地原無賦入。且淹沒不常。非歲稔之區。其已入賦額者勿論。餘悉任其間耕。俟三年後耕獲有常。始開報起科。

一嚴引期。各邊報中之商。但有違限者。核其年月久近。罪坐如例。毋得概罰。

一復食鹽。淮揚所獲私鹽。許令各于本處鬻賣。如私鹽之外。額引不及。照舊設立析鹽舖戶。于兩批驗所領買官鹽。散各州縣。以資日食。

覆議鹽法疏

鹽法

朝廷設立鹽課。正引各有常規。餘鹽原無定數。遇私販以通官鹽。乃祖宗立法之正。假課額以處餘鹽。

實今日救弊之宜。欲革餘鹽則商灶俱困而私販必。  
至于盛行倍收餘鹽則早澇難齊而邊引不免于壅。  
滯夾帶餘鹽律有明禁增刷則于祖制有違中鹽  
自有引目另立照票則與引目相背官爲收鬻不若  
聽商收買簡易可行。盡數開邊竊恐天時人事不同。  
將來難繼。臣請參酌衆議除兩浙河東聽其照舊遵  
行外其兩淮鹽斤許每包以五百五十斤爲率內二  
百八十五斤連包索爲正引定價五錢二百六十五  
斤爲餘鹽淮南定價六錢五分淮北定價五錢兩浙

每正鹽一引連包索以二百二十五斤爲率定價銀  
三錢五分。餘鹽通融以百斤爲一引嘉興批驗所銀  
五錢杭州四錢五分紹興四錢溫州二錢長蘆山東  
每包以四百三十斤爲率內二百五十斤爲正引長  
蘆定價二錢山東一錢五分二百二十五斤連包索  
爲餘鹽長蘆南掣鹽所銀三錢北所三錢三分山東  
三錢一分以上正鹽俱開邊報中兩浙上納本色長  
蘆山東折色如豐年願納本色者聽餘鹽不必開報  
邊仍舊納銀運司解部轉發各邊甘肅險遠止開淮

浙二鹽。淮鹽再減五分。每引銀四錢五分。浙鹽再減五分。每引銀三錢。其餘各邊。如開淮鹽。搭以長蘆。則不必再搭山東。開浙鹽。搭以山東。亦不必更搭長蘆。庶便于掣支。以上正餘鹽斤。各該巡鹽御史榜示各商。務遵定則。其有夾帶私鹽。隱射退引。及買窩等弊。嚴法重處。摠計各運司正鹽。歲可得銀五十四萬八千四百二十七兩有奇。餘鹽。歲可得銀六十一萬八千三百七兩有奇。正鹽既已開邊。餘鹽隨引赴邊。上納似亦可行。但查餘鹽價銀。惟山東畫一。兩淮長蘆

分別南北不同。兩浙杭嘉溫紹所在亦異。又各該運司鹽場美惡不齊。行鹽地方貴賤廣狹不等。若一槩開邊。納銀商人各擇便利。將使下場餘鹽。無人收買。則灶戶必有不均之怨。且天時陰雨無常。沙灘時有崩塌。設煎曬不敷。運司難以追併。商人若守支正引。耽延商灶兩困。宜行巡鹽御史。今後商人到場。除正鹽引。該帶餘鹽。照數稱掣外。若餘鹽缺煎時難收買。責令運司止將正鹽稱掣。不必抑勒取盈。如各場勒煎灶丁。納剩餘鹽。商人收買不盡者。悉聽臨時設法。

區處。

議防虜事宜疏

防虜

一曰廣招被虜人口以殺虜勢。臣聞前者虜賊入寇也。鴟張鳥合。動稱一萬。率多具衣冠而解語言。諳地利而識虛實者。皆吾中國被虜之赤子也。一受彼之駕馭。皆為我勁敵。驅之戰陣。如手足招撫之典。雖下而未見嚮應者。豈真以大羊為同類。沙漠為樂土哉。乃彼誘之之利重。而吾招致之道未盡善耳。蓋被虜之人。其歸中國也。出萬死一生之計。方得免于虎

口。及入境之時。所在軍將。

中國被虜之人不敢復

脫殺戮之禍。必重罹誅求之苦。所有馬匹行李。任意

口者以多少論功斯誠良法也

索取艱辛萬狀。方得達於官司。而研審推問。動彌旬

月。上者僅抱窮愁為溝渠之瘠。下者已含冤抑喪亡

矣。是其附狄則有利而無害。歸夏則害重而利微。雖

有懷土之思。亦且首鼠狐疑。如納陷穽而為醜虜。刻

歛以終身矣。為今之計。莫若渙發綸音。不拘常格。廣

恩信。寬文法。嚴禁沿邊將士。如虜中逃回之人。守墩

者。即引報該管地方官。審其鄉貫來歷。願歸者給文



而遣之歸。免其差役。倍加存卹。不願歸者。編之行伍。給與月糧。凡所帶來馬匹衣物等項。盡數給與。舊日之慝。悉置勿問。仍審其進邊日期。及有無指勒以憑查究。或有才識過人。為眾所信服。能偕其黨歸順者。計其眾寡。以次犒賞。如十人即與小旗。百人即與百戶之類。後日能立軍功。一例陞用。務使故鄉之樂。甚于殊俗。中國之利。浮于左衽。不撓不變。斷在必行。則恩威所感。歸服自眾。雖逆虜亦不能保其攜貳之心。撫而用之。是以戎狄之技攻戎狄矣。若乃離親戚棄墳墓。生為他世之人。沒甘為胡地鬼者。斷無是理也。

二曰團結地方民兵以倡勇敢。臣聞前歲虜眾之

寇山西也。聯絡四五百里。精强者厚集為陣。老弱者

分布搶擄。不過數十成群。三五為隊。抱原隰。依水艸

以為固耳。使吾中國之人。晝或設伏以襲之。夜或潛

出以擊之。揆之理勢。必見奇功。况已著有明例。懸重

賞以誘之矣。然而怯懦猶昔。勇氣不振者。或鼓舞之

術猶未盡故也。蓋戎狄素負勇悍之名。其恐嚇於吾

民非一日矣。至以一人而驅吾數十人。不延頸以待。

大虜之始入也。其鋒不可當。而其分搶也。可以伏兵攻擊使之出。輒被擒則大眾自困矣。

戮則影隨而北向者。積威之所劫也。及其再入也。民之耳目頗玩。虜之情狀亦知。故或伏林麓而斬其首級。或乘深夜而取其馬匹。是以利之所在。故輕生以赴之耳。而不才官吏。欲攘之以報功。藉之以規利。審責不休。刑罰備至。或減其價直。或罪其隱瞞。名曰首官。給賞其實。扼拊而奪之也。夫履危機。冒白刃。本以爲利已之計。反以滋剝膚之災。其誰敢爲之哉。臣愚以爲莫若使各處鄉民之有胆畧謀勇者。自相團結。勿拘衆寡。如十人卽推一人爲小甲。五十人則推一

人爲總甲。百人則推一人爲保正之類。有司止許計名造冊備照。不必時常查點。妨其生業。賊至之時。使得便宜相機審勢。除得首級。仍照近日題准事例賞給外。但有所得馬匹牛羊衣服銀兩之屬。不拘多少。盡數犒賞。不必官爲變賣。縱有隱瞞。亦不許追求禁治。違者坐贓問罪。務使利重於其害。得償其所失。孰不乘機構會奮勇爭先哉。今夫奔走天下之人者。利而已矣。故探珠者入重淵。不避蛟龍。採玉者入深山。不辭虎豹。非有所驅迫也。視利爲重。則視身爲輕耳。

如是則人自為戰。家自為備矣。豈能長驅而入。整旅而歸。如蹈無人之境也。

三曰修築畎畝。墻垣以遏虜騎。臣聞先日虜寇之入。閔也。數萬之眾。風馳電邁。烽燧未及舉。人畜未及收。而賊騎突至。已瀰滿數十州縣者。蓋由太原之域。地勢曠夷。無山川林木之阻。故虜眾得以肆意長驅耳。大。眾。長。驅。不。得。處。處。留。頓。故。有。險。可。依。者。即。可。避。之。又聞去年虜賊入山西。凡鄉村之間。墻垣迂曲。而多者。人畜可以藏避。即少殺掠。臣嘗考古人畝。畝溝洫之制。大要固在於。田授產。而捍禦外侮。亦其疆

理之微意也。故晉令齊人盡東其畝。而國佐不從。曰。惟吾子戎車是利。今北虜之俗。善于馬。中國之民。便于步。彼以神速。獲其利。我以淹緩。周其防。乘今北虜遠遁之時。邊境稍安。合無曉諭山西之民。凡山川要害。可斷可守。盡行修治外。他如道途之側。田野之間。但寬平。可以立營寨。逞馳逐者。因勢審形。盡築墻垣。除在通衢者。官派夫役修理。其田間。則不拘其縱橫。廣狹。但以各主之田畔。為基址。而四隣共築之。務要連綿不絕。堅固可久。合於人情。宜於土俗。如此則無

事之時。界畔分明。足以杜侵奪之姦。有事之日。窒碍難行。衝突不便。吾民之避患者。易聞風以收斂。而拒敵者可因之以設伏矣。彼安得逞其長技。往來捷疾。如風雨之不可測哉。

正國典明選法以便遵守疏

申明選法

去年四月。荷蒙皇上念臣孤弱。係全。歸田未久。即蒙詔命起用。臣感激思振。惶懼之餘。豈不思奮。切念法弛而弊。當揭其由。政蠹而害。當指其實。臣讀呂刑之書。而得其端焉。呂刑述刑之五過。究其出入之弊。

曰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求。五者之病。不獨用刑可以出入人罪。顛倒法度。凌犯事體。自古國家之政也。

教也。令也。制也。度也。其廢弛也。罔不由此五病而然。

何也。曰官者謂威勢也。人臣有威勢則能氣使百司。

而惟命是從。曰反者謂報恩怨也。人臣挾勢以報恩。

怨。則能以禍福加人。無不如意。曰內者謂女謁也。公。

卿大夫。為其妻妾子孫之親黨。而恣意干求。不顧國。

法。曰貨者賄賂也。用財請求。如市易之道。以瀆亂天。

紀。曰求者干請也。不顧禮法。徇私囑託。以變亂事例。

五者有一于此。欲望履當官清慎勤之三事難矣。况兼而行。其害可知。臣不知其他。今履任之初。謹以吏治職守。自祖宗之建立。與陛下之申明者。條陳上聞。臣誠欲履祖宗之成憲。守陛下之良猷。以祛五弊。以清庶務。蓋事實申明。則人心知做。而不敢輕犯。事例一變。則僥倖無厭。而爭競成風。伏望皇上念治道之係為甚大。用人之知為至難。留神一覽。特勅中外臣工。將後開事例。着實舉行。仍令臣等永為遵守。無少改渝。庶臣感恩思報。可效犬馬之力。可傾葵藿之誠。臣不勝激切仰望勤倦之至。

一禁薦舉之濫。夫旌薦賢能。所以備遷擢。陞轉官員。所以昭激勸。蓋因能授任。隨才器使。而不肖者不得廁其中也。今各處撫按薦舉所屬官員。真知其賢者。薦之可也。而任淺及陞任去任已久者。往往掇拾舉薦。或曰錄去思。或曰薦陞任。夫既已陞遷去任矣。又何薦焉。其意不過結歡收功。而不顧激揚之大體也。又有考語開註賢能。論奏劾稱貪暴者。有在任褒詞。行獎文冊填註不職者。有撫按舉劾異同者。以致本

部查覆甚難。又撫按獎勵過官員，本部通不與聞，亦非事體。合候命下，通行各該撫按官員，今後舉薦官員，務要精當。不貴繁多。其陞遷任淺去任已久者，不許一槩濫舉。仍通行直隸各府浙江等按察司，每年終，將撫按及別差御史獎勵過官員批詞造冊送部查考。其考語薦劾繳冊開註，及獎勵批詞，或一人而自相抵牾，或彼此薦劾不同，考語背馳者，聽本部題請行勘實。罪坐註者，庶幾臧否一定，黜陟自明。清議不淆，官方斯允矣。

一慎民牧之選。夫守令之賢否，生民休戚所關，而賢否之由分，則志向之崇卑，年力之精倦也。本部常選舉貢官恩，與夫納粟監生，挨次取選考試，限于盡補正官之缺，所以正官缺多，或以監生補之，率多才力不振，往往被劾，留之則不通于用，去之則寔可惜，而邑牧恒不得其人也。合候命下，本部取選，除照常取定額數之外，遇有各縣正官缺多，量爲多取舉人名數，以充正官之選。歲貢精力強壯，學識優長者，一體選除正官，大抵量缺多寡，以爲斟酌。如此，則職任易

稱而選法不亦通乎。

一革隱缺不報之弊。夫在外大小衙門缺官，巡撫巡按兩月一奏，以憑選補。查得近來奏報，或遲或漏，全不嚴究。又各處王府缺官，紀善而上，品秩既崇，自不容以不報。良醫而下，官級頗小，每見其有隱漏。若報一缺必保一人，無人則缺不報，蓋皆彼處軍書有過人犯占包管事所致然也。本部一遇起復，該選人員到部，無憑查選，或守至一年半年者有之，或自告缺而至于重選者有之，俱于事體未便。合候命下，通行

各處撫按衙門，今後奏報缺官，務要及時盡行開報，毋致遲漏。仍各行各府長史司，今後凡王府官員有缺，卽行查報類奏，以憑銓補，不許良醫典膳等缺，隱藏包占，希圖保補。則奸弊既除，而選法亦不至壅塞矣。

一嚴官員耽延之弊。訪得在外有司官，三六年考滿，各有給文到京，不卽報名，朝見投文，每每潛住觀望者。又有考畢應該領憑回任，輒稱患病，不赴該科畫字。延住京師者，又有領憑不依限到任者。規避營求，

百方鑽刺合無今後但有前項官員初到不卽朝見考畢不卽領憑者許緝事衙門訪拿送問重治其領憑不依限到任者比照朝覲事例過違一月之上問罪申報二月之上送部別用三月之上罷職不敘監司不舉者同罪庶法令昭明人無玩愒矣

一革冗員之弊翰林院譯字通事等官及兩京欽天監太常寺太醫院不係堂上官者九年考滿給由到部查考稱職無缺陞俸近年以來牽合比例添註帶俸額外漸多合無今後各衙門不係堂上官九年考

滿到部例應陞職者行查不係額外添註等項原衙門見有應陞員缺照例陞職外其有雖無應陞員缺本官員缺見在者照例陞俸二級仍以舊職辦事遺下員缺不必銓補以遵近日題准不許添註官員事例若果係額外冗官并旣無見缺可陞又將原缺已補者照例搭選若譯字通事例難改選者候挨次照缺陞補則仕途可清而冗費稍節矣

一重恩蔭之典切惟世賞世祿雖肇于虞周一顰一笑見愛于明主蓋恩施于上而忠勸于下上重之則



人以爲恩而益勸于忠。一或輕之。則不惟無以勸忠而僥倖之門啓矣。查得我朝太祖高皇帝欽定諸司職掌。而斟酌損益。凡累朝事例。備載于大明會典一書。大略謂在京三品以上。果政聲顯著者。曾經考滿。閔給誥命。許一子自陳入監讀書。又春官侍從講讀。輔導有功者。歿後許一子孫乞恩。又雖非三品官員。奉命出使海外。歿于王事者。亦許其子送監。其官雖三品。未經請給誥命。或累經彈劾得實。退官閒住。及一應年遠并襍流出身者。俱不許一槩陳乞。一時

經畫至詳至備。蓋于優禮之仁。而寓裁制之義。甚盛典也。事體歸一。萬世所當遵守。奈何近年以來。士習漸澆。紛紛陳乞。已納粟者求改廕。未考滿者求錄後。似乎太濫。若不申明戒止。則得之者以爲私恩。不得者反生怨望。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合無今後大臣果有勳勞於國。出自特恩。錄用其子孫者。不限外。其餘各項廕敘。悉遵前項事例施行。其雖至三品。未經考滿。或有過被劾退官閒住。及一應年遠妄引事例。以納粟改官。不許濫陳。候命下之日。敢有違

例奏擾者聽該科及本部叅回治罪補廕一事查照近年題准事例止補一次如此庶陳乞者絕他岐之覬而承行者有一定之守矣

一嚴查革官員脚色夫官員脚色一生之歷閱出身之階資也監生之行有歲貢有納粟有官生有舉人其除選也有大選有揀選有遠方有乞恩有功陞吏典出身有省祭亦有遠方免考有免當該有納銀免一二考有納銀免第三考免辦事等項至為不一開具脚色當具前項來歷一一取具實供方纔造冊繳

部以憑查考閱歷其實而低昂之或陞遷考覈方得明白今各處撫按兩司開具官員脚色全然朦朧含糊不明隱僥倖之踪跡漏躡等之進取或曾經問革而不查報或已經考降而不明註其弊不可勝言合候命下通行在外大小衙門今後官員脚色務要照前一一詳具開報不許仍前朦朧含糊違者聽本部駁回另報

一嚴究賍污官吏臣惟天下之事是非異形則無兩可之理曲直相勝難以一律而斷蓋是非曲直不可

以一毫混淆也。今各處問革污吏，往往辯明，各還職役，起送吏部收選，多有事涉出脫，招情不明，而其原問革緣由通行不招出照參，是何緣由在問，所以爲賍誣出脫之路也。臣每每親自參詳，駁行另問，而又不見回報一二，公法難行，往往如此，致賍官污吏肆志橫行，合候命下，通行在外撫按按察司衙門，如果本部駁回，另問官吏，通行查出，從公問明回報，事無冤枉實跡，亦與辯理，務要原問官員，或徇情，或聽囑緣由，招內明白聲說，應叅奏者叅奏，應提問者提問。

如有將原問官隱情不行叅究，本部具實奏請重治，庶奸濫不敢隱情而刑政昭明矣。

一嚴各部職守之辨。夫列官有等級，出身有資格，此吏部確守。祖宗一定之制，而不可易者也。夫朝廷授人官職，未有不考試其藝能者。于吏之出身者，專取其理辦文書，書寫行移，本朝之制，民家子弟初在本處納銀克吏，謂之農民，巡按考其刑名行移寫字，刑名者具招詳罪招行也，行移者，上下通行文案也，考稱者，照納銀司府州縣令典等項，挨次叅克，不

中者降叅着役三年役滿謂之一考又送巡按御史如前考試中者陞叅不中者降叅及挨次收叅着役三年謂之二考又巡按御史考試不稱者黜退稱者起送吏部撥各衙門辦事十八箇月吏部堂上考稱者依本等陞叅不稱者長行各等一二三年之上挨叅府司院寺各衙門辦事當該又三年役滿到部謂之二考本部堂上又行考試招移中者照本等品級出身不中者襍職隨大選赴御前叩頭給與冠帶又分撥各衙門辦事謂之官辦半年滿日給引司

籍省祭或二十年或十五六年行取到京又經守部半年或一年過期者又壓選等例先考中本等者本部覆考中者照本等品級選用不中者選未入流襍職此該吏部職掌百六十七年事例也近年吏典有隨軍隨工隨邊當該辦事等項謀求着役一遇事完各該衙門徑自申請聽從各官各吏口告不分勞逸久近輒與具奏減免當該省祭官辦考試是吏部考選之法本部通不得與聞未免侵越職掌各該衙門止知免其當該不知中間又有聽撥二三年之勞部

考一次止知免其省祭不知中間又有守部復考磨選等項皆不在奏內而暗將減免蓋以本朝用吏等級如臣前項所陳者一時不能詳知止憑官吏口告方便故然耳凡奉 旨陞職官員品級已定尚由吏部銓註方纔受職豈有吏典減免等級選官不由吏部題請者乎卽今選法壅滯實歷者守候三十年不得本等選用優減不一年卽受品官若樂頓異人心不平見今大工已完事務已畢今後隨工隨軍隨邊當該辦事官吏除三月以下者不開外果有在工在

役久勞之人該部止將在工在役年月或當該或辦事月日明白開具奏候命下之日本部斟酌勞逸查照節年大工事例應免當該者免其當該應免考試者免其考試應免省祭者免其省祭明白具奏定奪以重恩典以明職掌大抵在外兩考俱係納銀未曾着役一日卽係未曾歷事不許撥赴隨工隨軍隨邊再希減免又脫京考其應免考止免初考不免臨選覆考若已經奏蒙減免或復奏出例希圖跟隨巡按監生本無書辦之勞一槩做做奏要越次除選者本

部嚴行查革改正。在外兩考。止許一次納銀。如此則于。祖宗用吏之法。皇上申明之意。尚存一二。兼以職守。不相侵越。而倖進可杜矣。

一革撥吏頂頭之弊。頂首一事。近來建言。清理即明。旨亦諄諄。而卒未易除也。臣聞欲革弊。先正法。法既正。弊

自革。今在京各衙門。吏典交代。頂頭銀兩。漸至數百兩。屢經奏准。查革重治。往往肆無忌憚。滋稔不改。又人之常情。孰不庇其鄉里。孰不庇其親戚。黨與多則弊端滋。耳目廣則關節易。若使一司之吏。盡用一省之人。或六。七。人。或十。餘。人。自然有壞事體。已經松江

府吏彭縑。開具揭帖到部。極言其事。不謂弊端傳襲。謂臣不行禁治。查得各衙門設官分職。皆編地方。多少選除。何獨吏典全然不論。此彭縑所以為不平也。合候通行申明。近例吏典頂頭銀兩。嚴加革究。違例巧取。同房吏典。并私幫說合之人。通行從重究問。凡撥吏典人多。至七八人以上。司分。每省每處。不得過三人。都吏以下。悉從闔撥。毋得聽其自行認識。先交頂頭。然後註撥。則黨與分。公法行。而弊端可革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三十八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水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編輯

郁汝持子衡參閱

李景文奏疏

疏

李夢陽

應詔上書疏

調陳二病三害六漸

公此疏闕於後宮內寺甚痛切非孝宗聖德不能  
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  
保全至於呵戒壽寧真堯舜之舉動也  
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

不樂也。蓋直言之臣常患心真言實，不識忌諱，覩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外，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為君者不樂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為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姦，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切伏思 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 陛下法祖也至矣，敬天地者蔑以加矣，飭躬勤勵延問，若不給矣，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倦

倦焉，若失之歎焉，不自安也，乃於是下詔布誠心，廣言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者萬萬乎？臣故曰 陛下真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疾與害為之，而 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民之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若使漸不可長。今天下為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為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為漸者六而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



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嗚呼其可畏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觀可畏之勢。而遇得言之時。使人緘默。退縮以爲自全。苟祿之計。是懷不忠而欺。陛下耳。臣今據所見。昧死以開具惟。陛下矜察哀憐。俯賜觀覽焉。

二病

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暫未及發。自謂之安。此爲病則傷元氣。臣切觀當今士氣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孔子曰邦

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吶吶不吐詞。則以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做。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公是公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言行之實矣。如

弘治時大臣多賢者然意主

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

包荒。志存。惇。大。故。獻。吉。刺。焉。

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曲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

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耻耶。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耻則國無防。佞人進則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切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感。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

二曰心腹之病。夫心腹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切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計內官陰性而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剪。臣故以爲腹心之病也。夫倉廩場庫錢穀之要地。今皆內官主

之。陛下以此輩爲忠實可用耶。抑例不可廢也。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耶。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况十虎一羊哉。今某有司。擿發某姦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救。否。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憚於潛而玩於彰。彼姦未擿發。尚有嚴心。今姦業已擿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救。有缺不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亦

多矣。陛下又敕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邪。夫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闢割親兒以希進用。矧今有詔而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而災害必至。災害必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狼貪之徒。妄行於中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誠於此時授廉直。獎忠鯁。斥無耻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爲安。改禍以爲福。且陛下何難于此而不

爲也。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指實某忠某直。某爲無耻。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艸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卽有小人。相率而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病。擇醫而治之者爲愛也。今某有司幸擿實其姦。是亦國之醫耳。若一切置而不行。是醫能治之矣。而上弗肯使也。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剷內官之權。莫要於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

三害

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為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為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己巳纔數十年。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萬焉。然其腰鞬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施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

前。糧食有增于今。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當職者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冗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軍一而黃語上布其後世宗辛革之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狠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乎。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

劉忠宣諫革四衛

兵之精也。今內官叅之。內兵又共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耶。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爲爪牙乎。語不有曰。萌芽不伐。將尋斧柯。爨火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掌叅內兵。又查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仍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

二曰民害。夫民害者何也。臣以爲歛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能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智者百不過二三。愚蠢者十常八九。然又若無所賴而有司不之恤也。歛之不問貧者。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逋竄。一旦弃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千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逋者不還。居者縲縶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死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歛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

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美者也。今既十倍于前。則此戶工二科。派必又倍。天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又益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不肯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固嘗降詔旨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秤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公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

三曰莊場畿民之害。臣伏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賜皇親家。皇親之家。卽奉天子命。爲已有。乃輒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室。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其贏非不豐貴非

不極也。乃利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根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戚耶。嗚呼亦甚矣。昔魯廐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場與百姓分陌分人而守割之。臣切悲也。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艸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年年坐勾攝轉相牽連。妨廢本業。擔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老弱者轉而死於泥途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始末。切見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所辦。亦官租耳。非若皇

親之家占之爲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年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陛下忍爲此耶。夫王畿天下之本。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敕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謹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閒艸地牧馬爲便。

六漸

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運然耳。然

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何如。稍有  
不繼。則軍吏委以自解。是以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  
之也。曰是錢穀者不由已誤之也。是無米而求粥也。  
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之不足。於是有空運。而  
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尚  
百七十餘萬。今消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  
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矣。夫今疆土不蹙  
於前也。又鮮大寇。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

備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  
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于上而聚於  
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  
又不已。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作孰匪以鉅萬  
計。諺曰百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  
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艸。今方春和。耒耜在野。陛  
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偏。發寺觀等。救給  
費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  
而不造乎。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在私室。又出而造



寺觀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之事。內財則已匱。外  
歛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何所出。故曰浪費者此  
也。

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故在民窮。夫  
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以爲往者困而無食矣。今盜  
而得食卽死。不猶愈于凍餒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  
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愈于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  
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  
畏死也。今旣死而愈于凍餒。追繫鞭笞之。則彼亦何

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切計今之事勢。非但憂盜將  
必有大患者。何也。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今天  
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廷之國。百官奉職。匪但致  
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  
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  
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  
災。武庫乏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  
有警。則事勢又何如哉。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  
呼。此亦可爲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時急選良有司。恤

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略。有備無患。聖人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

三日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一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損百萬之

費而靳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廢者。廢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廢者所以報功而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豈其爵不足以勵廢。其賞不足以諷功。夤緣鑽刺之風。旣行而廉耻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大學士萬安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廢其子爲丞。臣不知報耶勸耶。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薰

猶同器。不知有薰。廉污並賞。孰肯爲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恡此一官。則斬蔽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非耶。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

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舛與玩爲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姦。舜爲天子。其父瞽瞍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天下之公。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私也。是故士師

可以執天子之父。爲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也。以爲無罪。則固以追償其貨殖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長姦。長姦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而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法莫大於不忽。刑莫大於不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親。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可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爲

弛法令之漸。

五日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深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法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欲也，非以事仙道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彰較著，而今勅寺勅觀請額者，陛下弗止也。比又詔葺其圯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也。夫真人太虛無爲之

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扇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矣。陛下誠心睿資，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固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深。譬之鋤艸不力，反滋其勢。陛下奈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令靈。今天變屢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使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佑。陛下何不逐一試之，且

如彼能設一醜撰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也

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水決則潰禮決則凌昔者

高皇帝制皇親令曰皇親之家不與政臣嘗伏讀嘆息以爲聖主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可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

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故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固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強虜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可乎替則陵陵則逼太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歛恨于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

安得乎。臣切以為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剪萌之道也。

擬處置鹽法事宜狀

鹽法事宜

古者聖王因山澤之產。制天下之用。廣効而博。利莫先於鹽。是故鹽者利之宗。而弊之藪也。夫水遇下則流。獸覲壙則走。人見利則趨。今鹽非商不售。商非召不集。以故市井錐刀之子。舉得鼓舌與官府爭低昂。設一無賴子弟。攘臂買眾。觀望揜撼。需滿而應。則輕重之柄。豈復在我哉。處必趨之地。持倒置之柄。於是

土著者豪。群聚者盜。勢亢者奸。力寡者賊。日增月盛。而鹽之法壞矣。夫泰阿天下之利器也。倒其柄則易而不畏。此無他。勢逆也。今商賈之家。策肥而乘堅。衣文繡。綺縠。其屋廬器用。金銀文畫。其富與王侯埒也。又畜聲樂伎妾。珍物援結。諸豪貴籍其蔭庇。今淮揚仕宦數大家。非有尺寸之階。甌石之儲。一旦累貲鉅百萬數。其力勢足以制大賈。揣摩機識。足以蔑禍而固福。四方之賈。有不出其門者。亦寡矣。夫天下之勢。譬之持衡然。此重則彼必輕。如此而欲官蓋其利可

得哉董子有言。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事也。皇皇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曰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言與民爭利也。今縉紳縫掖。率貴利賤義。而務細小。往往詭託賈豎。販引占窩。逐汗辱之利。而權家外屬。輒相鼓舞。挾制堅請。固乞志此○時○貴○感○內○寺○多○乞○討○漁○引○者○韓○忠○定○公○在○戶○部。在必獲駕帆張幟。橫行江河。虎視狼貪。亡敢誰何。是舉其輕者而并棄之。此臣之所謂奸也。人情莫不欲富。彼聞尊官厚祿。以爭相赴利。則率不顧死亡之禍。以求自潔之人。亦難矣。人情莫不有義。亦莫不有欲。

顧所道何如耳。道之以潔。尚慮汗道。之以汗。則亦奚所不至耶。今河東淮浙歲遣御史巡行。意在糾惡興滯。而新造之士。於法多不甚解。聰察多紛。更恬靜多避嫌。及少諳頭緒。已復代更矣。竊未見其可也。願選貞茂通明。御史清鹽如清軍。三易歲乃代。仍簡風憲重臣一人。付便宜之權。畧倣漢桑弘羊。唐劉晏本朝周忱故事。令其綆墜剔蠹。濬源決流。一切不得阻撓。運鹽使提舉等。悉選補廉吏。如此而利不興。國不足芻餉。供億之費不給。未之有也。語曰。智者不襲常。此



皇明經世文編

之謂也

卷之一

一



